

# 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女性作家 社交網絡和出版史研究—— 隆貝爾夫人、貴族與文人

秦曼儀\*

法國舊制度時期，巴黎貴族婦女在家宅舉辦私人沙龍聚會是上流社交圈日常的交際應酬。部分沙龍女主人的作品甚至成了文學研究關注的重要對象。本文以隆貝爾侯爵夫人為例，首先檢視學界認為十八世紀後沙龍婦女逐漸淡出文學出版界的主流觀點，再從宮廷政治、貴族團體、以及藉由學術院院士職銜提升社會地位和聲望的文人哲士三方面，分析隆貝爾夫人的社交處境及其作品的出版脈絡。最後，本文分析隆貝爾夫人刻意掩蓋因歧視而撤回書稿之事實，闡釋她在沙龍談話、寫作和出版的知性實踐上，面對性別和出身歧視的因應之道。

關鍵詞：隆貝爾侯爵夫人、法國沙龍婦女、貴族、法蘭西學術院、出版史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沙龍女性出版史研究的困境與突破

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婦女」(“salonnière”, “Salon Woman”)在文學出版領域的發展，是否如史學主流觀點所言，自隆貝爾侯爵夫人(Ar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1647-1733)以降便出現衰退之勢？筆者首先指出沙龍女性出版衰退的說法有待商榷和修正，再以隆貝爾侯爵夫人為例，說明本文在沙龍女性出版課題上採用的提問視角和研究取徑。

在法國舊制度時期，上層社會婦女在自家府邸以女主人(maîtresse de maison)身分所定期舉辦的私人性質聯誼會，逐漸成為名流菁英日常交際應酬的場所。時人對於這種貴族式的社交聚會，尚未賦予固定名稱；<sup>1</sup>直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才以「沙龍」(“salon”)名之。<sup>2</sup>至於主持沙龍聚會、接待來訪賓客的女主人，學界自二十世紀始約定俗成地稱之為「沙龍婦女」。從學術史角度來看，以知名女性的掌故和事蹟為敘事

---

<sup>1</sup> 如十七世紀上半葉以宮廷和貴族社交生活為典範的暢銷禮儀書《尚禮君子》(*L'Honnête Homme*)所示。作者提到貴族婦女在家舉辦的聚會時寫道：「吾人必須來到城市裡，才能親睹最優雅得體的高貴女士在家宅之中舉辦最賞心悅目的集會(*assemblés*)。如果有辦法參與集會、加入這些團體(*sociétés*)，女主人會願意引薦我們認識到府拜訪的重要人士。」Nicolas Faret, *L'Honnête Homme, ou l'Art de Plaire à la Cour*, 21.

<sup>2</sup>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文學家和學者，如 Sébastien-Roch Nicolas Chamfort (1740-1794)、Germaine de Staël (1766-1817)，開始用「沙龍」一詞稱呼貴族社交風格的聯誼聚會。這個詞最早出現於十七世紀中葉，用於指稱一種從義大利宮廷傳到法國，天花板為挑高拱形飾以精緻浮雕和繪圖的室內廳房。參見 Antoine Lilti, *Le Monde des Salons: La Sociabilité Mondaine à Pari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5-6. Lilti 在根據他博士論文出版的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2005) 一書中，刪除沙龍詞源的說明文字。

主軸的沙龍史著作，興起於十九世紀中葉。其中聖博文(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1804-1869)特別強調，十七世紀重視文學交流的貴族沙龍為孕生現代法文文學的搖籃，並賦予拉法葉伯爵夫人(Marie-Madeleine Pioche de La Vergne, comtesse de La Fayette, 1634-1693)、賽維涅侯爵夫人(Marie de Rabutin-Chantal, marquise de Sévigné, 1626-1696)等沙龍女性作品經典價值。<sup>3</sup>二十世紀後期婦女與性別研究的興起，以及女性主義學者著意從個體的能動性探究婦女的生命經驗和文化實踐。舊制度時期法國上層社會由女性主導的沙龍社交，尤其是沙龍女主人的談話藝術、文學創作的表現與成就，受到史學界熱烈討論。<sup>4</sup>哈爾斯(Erica Harth)在一篇討論沙龍女性和印刷出版關係的文章中，首先肯定新興的沙龍婦女相關研究，促使學界認知到，「現在若要重現法國近代早期的文化和知性生活的歷史樣

<sup>3</sup>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Galerie de Femmes Célèbres tirée des Causeries du Lundi; Portraits de Femmes; Portraits Littéraires*. Victor Cousin 和 Edmonde de Goncourt 也是十九世紀知名的沙龍史作者：Victor Cousin,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VII<sup>e</sup> Siècle d'après le Grand Cyrus de M<sup>lle</sup> de Scudéry*; Victor Cousin, "Les Femmes Illustres du XVII<sup>e</sup> siècle," 193-203. Edmond de Goncourt et Jules de Goncourt, "La Société. Les Salons," in *La Femm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39-90.

<sup>4</sup> 如 Elizabeth C. Goldsmith, *Exclusive Conversations: The Art of Interac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Benedetta Craveri, *L'Âge de la Conversation*. Verena von der Heyden-Rynsch, *Salons Européens, les Beaux Moments d'une Culture Féminine Disparue*. Joan DeJean, *Fictions of Sappho 1546-1937; Tender Geographies: Wom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ovel in France*. Erica Harth, *Cartesian Women: Versions and Subversions of R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Old Regime*. 此外，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思考歐洲社會公共領域結構轉型的課題時，主張近代早期的沙龍是時人私下集會議論公共議題的代表性場所。他的觀點啟發史家們考察婦女通過主持沙龍、出版著作涉足公共領域的歷史，如 Joan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貌，不可不論及沙龍婦女在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但她旋即黯然承認：「學者們的共識僅止於此。事實上，沙龍婦女不只在那時代，時而遭人叱責批評，時而獲得讚譽，也一直令我們困惑不已。」<sup>5</sup>最令哈爾斯等女性主義史家困惑的是：身處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盛期並位居這股智識和文化運動核心圈的沙龍婦女，她們的文學出版，相較於十七世紀的前輩們，反倒出現衰退趨勢。其中與文人哲士往來密切的德封夫人(Marue du Deffand, 1697-1780)、若弗蘭夫人(Marie-Thérèse Rodet Geoffrin, 1699-1777)、萊斯皮納斯小姐(Mademoiselle Julie de Lespinasse, 1732-1776)竟都未涉足文學寫作。

在主張十七世紀沙龍婦女文學寫作表現卓越，或是十八世紀沙龍婦女出版衰退的觀點中，隆貝爾夫人被賦予「承先啟後」的角色。<sup>6</sup>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交立足於巴黎社交界的隆貝爾夫人，生前因主持沙龍聚會而與眾多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往來交流，包含豐特乃爾(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孟德斯鳩男爵(Charles

---

<sup>5</sup> Erica Harth, "The Salon Women Goes Public... or Does She?," in *Going Public. Women and Publishing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ds. Elizabeth C. Goldsmith and Dena Goodman, 179.

<sup>6</sup> Erica Harth, "The Salon Women Goes Public... or Does She?," 190. 在 Nathalie Zemon Davis 和 Arlette Farge 主編的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第三冊裡，Claude Dulong 專章討論沙龍婦女，文中僅以十七世紀為例，說明沙龍婦女在知性踐行上超越私領域的社交和談話活動，進而涉足寫作和出版的情形：Claude Dulong, "De la conversation à la création," in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 3, eds. Nathalie Zemon Davis and Arlette Farge, 403-425. 在沙龍文化史研究中，利樂堤(Antoine Lilti)的 *Le Monde des Salons* 是第一部從社會學研究角度分析沙龍的社會和經濟條件、內部組織和人際關係互動邏輯的史著。該書討論沙龍女性出版議題時，也同樣主張十八世紀的沙龍婦女「不再」能夠兼作女文人的角色。見 Antoine Lilti,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115-120.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等啟蒙思想史上的知名哲士。她也是暢銷書作者，作品包括〈母親寫給兒子的建言〉(“Avis d’une mère à son fils”)、〈母親寫給女兒的建言〉(Avis d’une mère à sa fille”)、〈有關婦女的一些新省思〉(“Réflexions nouvelles sur les femmes”，以下簡稱〈婦女新省思〉)，和遺著《隆貝爾侯爵夫人作品集》(*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以下簡稱《作品集》)等。文學史家基於她以文會友的積極作為，和〈婦女新省思〉文中為女性求知、受教及寫作權辯護所傳達的女權意識，將她定位為十七世紀貴族女性主導之文學沙龍的最後傳人。<sup>7</sup>晚近從文學史角度轉向出版史角度的沙龍女性研究，則以隆貝爾夫人重金補償書商責請其銷毀已印製之著作，並向友人圈聲明她既不知情也不同意著述出版等言行，視其為十八世紀沙龍女性淡出文學出版領域的起點。<sup>8</sup>

不過，上述十八世紀沙龍女性出版衰退之說法，實有待商榷和再思。首先，在研究方法等知識論方面。多部考察近代早期法國文學市場和女性出版的論著，皆根據當時著作出版的書目訊息，來統計作者人數，指出男女作者之比例。<sup>9</sup>而十八世紀沙龍女性的相關研究，則主

<sup>7</sup> Linda Timmermans, *L'Accès des Femmes à la Culture (1598-1715). Un Débat d'Idées de Saint François de Sales à la Marquise de Lambert*. Myriam Maître, *Les Précieuses, Naissance des Femmes de Lettres*, 637-638.

<sup>8</sup> Antoine Lilti,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115-120.

<sup>9</sup>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Robert Darnton,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Carla Hesse,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How French Women Became Modern*. 根據威亞拉(Alain Viala)和赫斯(Carla Hesse)蒐集和整理的女性作者名單，十七世紀中葉有 60 位，十八世紀中葉有 73 位，分別占當時文學出版市場作者總人數的 3% 和 2%，參見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240-245. Carla Hesse,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How French Women Became Modern*, 37.

要根據「鞏固爾兄弟時代」(“the time of the Goncourts”)的沙龍史著所列舉的「知名」女性，作為其討論對象。<sup>10</sup>問題是，學者之間對於「知名」沙龍婦女的認定標準不一，各自依其論點剔除或是添加涉足於寫作和出版的沙龍女性，並未提出具體的統計數據以資證實十七和十八世紀沙龍女性出版的消長變化。<sup>11</sup>其次，學者在解釋十八世紀隆貝爾夫人

<sup>10</sup> Robert Darnton,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in *The Darnton Debate: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Haydn T. Mason, 275. 丹屯(Robert Darnton)在此文針對他和女性主義史家固德曼(Dena Goodman)有關沙龍婦女和啓蒙運動關係的爭議，特地說明自己是根據「鞏固爾兄弟時代」的沙龍史著，認為十八世紀與啓蒙哲士互動往來的「知名」沙龍婦女(“famous figures”)稀少，故她們在以出版傳播思想理念的啓蒙運動中並不具關鍵角色。丹屯列舉六位知名沙龍婦女，包括隆貝爾夫人、東桑夫人(Madame de Tencin, 1682-1749)、德封夫人、若弗蘭夫人、萊斯皮納斯小姐和內克夫人(Madame Necker, 1737-1794)。至於與丹屯持不同見解的固德曼，她主張沙龍為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的基地，特地舉若弗蘭夫人、萊斯皮納斯小姐和內克夫人三位不涉足出版的沙龍女主人為例，說明她們在談話交流和人際互動上強調和推動的文明禮儀，乃是伏爾泰等啓蒙哲士據以反對宗教狂熱等野蠻行徑的核心理念。是故，啓蒙運動的進展過程中，有來自沙龍婦女的參與和貢獻。見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sup>11</sup> 丹屯和其他研究沙龍婦女議題的學者都未曾說明為什麼是根據十九世紀「鞏固爾兄弟時代」的沙龍史著的選定作為討論對象，又各自依立論所需來篩選例證。如利樂堤與哈爾斯一樣強調十八世紀沙龍婦女不再涉足文學出版領域，故同樣列舉德封夫人、若弗蘭夫人與萊斯皮納斯小姐為例說明。果第農(Dominique Godineau)在列舉八位主持「最受歡迎的沙龍」(“les salons les plus courus”)女主人時，除了丹屯所提及的六位，特地加入兩位曾有著作問世的沙龍女性——夏特來夫人(Madame du Châtelet, 1706-1749)和戴匹內夫人(Madame d’Epinay, 1726-1783)。見 Dominique Godineau, “La femme,” in *L’Homme des Lumières*, ed. Michel Vovelle, 454, 431-466. 另外，格林(Karen Green)以「沙龍意識形態」(“ideology of the salons”)來說明法國沙龍女性作家訴求女性求知和受教權，以及宣揚兩性互敬互愛和平等關係的理念時，將過去沙龍史著排除不論的加菲尼夫人(Françoise de

等知名沙龍女主人何以淡出出版領域這個問題時，主要歸結於她們受制於貴族身分、性別規範以及男性主導文學市場等因素。但是，十七世紀也有不涉足出版的知名沙龍女主人，如洪布耶夫人(Catherine de Vivonne, marquise de Rambouillet, 1588-1665)、賽維涅侯爵夫人等，顯示這些限制性因素非十八世紀所獨有。<sup>12</sup>從以上兩點來觀察，看似合理的沙龍女性出版衰退之說，並非奠基於書籍和出版史研究訴求的分析方法和實證考察，而是由於該說法符合十九世紀以來沙龍史書寫建立的認識框架，即十七世紀由貴族女性主導聚會談話和寫作議題的文學沙龍，至十八世紀轉變為啟蒙哲士主導的哲學沙龍(philosophic salon)。<sup>13</sup>

有鑑於提出沙龍女性出版走向衰頹觀點的論著，並未具體比較在

---

Graffigny, 1695-1758)納入分析，後者是夏特來夫人的親戚，著有暢銷書信體小說《來自秘魯女子的書信》(*Lettres d'une Péruvienne*, 1747)。Karen Green, *A History of Women's 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 1700-1800*, 80-89, 153-154.

<sup>12</sup> 在注釋9列舉的三部採用統計方法探究近代早期法國文學市場的論著中，只有威亞拉細究十七世紀女性作者的出身背景和社會地位，並提及女性作者和沙龍的關係。威亞拉指出在他蒐集和考察的2,220名作者中，女性作者僅60名，且皆為貴族和富有布爾喬亞等上層社會的女性。針對作者性別比例懸殊，威亞拉解釋道：「上層社會女性可以主控愛情和沙龍，也是作者和書業者特別重視的閱讀對象。但作者世界(le monde des auteurs)是男性天下，其中雖有表現傑出的女性，誠屬少數例外。」參見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245。威亞拉將主持沙龍聚會視為貴族和富有布爾喬亞等上層社會的女性共享的社交經驗。至於提筆創作和出版著作則不是上層社會女性的普遍經歷，享有文學成就者更屬少數例外。威亞拉這段立基於統計分析和貴族社會文化分析的論點，可作為日後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比較研究的基礎。

<sup>13</sup> 根據哈爾斯，聖博文是最早用文學沙龍和哲學沙龍區別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貴族社交風格(style)的學者。此外，聖博文認為在貴族社交風格轉變的過程中，隆貝爾夫人主持的沙龍扮演過渡(transition)的角色：Erica Harth, "The Salon Women Goes Public... or Does She?," 190.

「文學沙龍」盛行的十七世紀和「哲學沙龍」盛行的十八世紀，<sup>14</sup>涉足出版的沙龍女主持人在數量上和出版經驗上的差異之處，本文為了日後探究宏觀問題的實證基礎，將重新考察隆貝爾夫人著作出版過程所涉及的社會互動關係和歷史意涵。

隆貝爾夫人生前開辦沙龍以文會友，進而涉足出版的這段時間，正值法國文學市場蓬勃發展。若從作品的生產、傳播和接收等出版脈絡的角度檢視，作者既不是將自己作品付梓的唯一施為者，也不是促使作品取得閱眾接納和認同的唯一創造者和宣傳者。<sup>15</sup>是故，路易十四王的史官廸亥(Charles Sorel, ?-1674)在《有關好書的認識》(*De la Connaissance des bons livres*, 1671)指出，文人作家若期許自己的作品既叫好又賣座，來自「權威人士」(“hommes d'autorité”)的支持和推薦不可或缺，尤需仰仗沙龍女主人的社交網絡和人脈關係：「作者如果能夠用殷勤有禮且帶奉承的態度，得體地經營他與高貴女士們的關係，甚至贏得她們的賞識，她們便會向來府聚會聯誼的友朋賓客，大力稱讚和推薦此君作品；這些急欲親睹絕妙佳文的客人，就能讓書商大發利市了。」<sup>16</sup>廸亥對於

<sup>14</sup> 在目前沙龍研究中，利樂堤從貴族社交的經濟基礎、社會功能等面向分析十八世紀巴黎沙龍的運作邏輯，藉以否定十九世紀沙龍史著有關十八世紀啟蒙哲士主導沙龍談話的說法。見 Antoine Lilti,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sup>15</sup> 除了書籍史研究重視分析作品的出版脈絡之外，Pierre Bourdieu 也在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一書中打破經典文學研究以作者和其思想意志為中心的研究模式，建立分析文學場域(champ littéraire)的方法與理論架構，闡釋十九世紀法國組織文學生產、出版和評論的社會空間和運作其間的人際互動與權力關係。有關歐美書籍史研究方法，參見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頁 257-314。

<sup>16</sup> Charles Sorel, *De la Connaissance des Bons Livres, ou Examen de Plusieurs Auteurs*, 19.



作家生存處境和宣傳策略的觀察與說明，雖聚焦於男性文人作家的經驗，卻也同樣適用於反思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有意出版著作的沙龍女主人，她們通過聯誼聚會經營的社交關係和維繫的人脈網絡，對於著述的出版、評價的認可和傳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生的效果。

本文透過上述書籍史研究的提問視角，嘗試連結隆貝爾夫人的社交網絡和其作品之出版脈絡的關聯性。<sup>17</sup>本文先從宮廷政治、貴族團體以及藉由學術院院士職銜提高社會地位和聲望的文人哲士三方面，闡釋她對於作品出版的種種考量和作為，進而分析她拒絕出版之言行舉措發生的情境，以一窺當時社交關係、人脈網絡與性別角色對沙龍婦女著述的出版、評價和傳播所扮演的角色。

## 二、隆貝爾夫人的座上客——「學者與尚禮雅士」

隆貝爾夫人於 1733 年 7 月離世之後，她的文友們或私下或公開追憶其一生行誼，以發抒悼念之情。達榮松侯爵(René Louis de Voyer de Paulmy, 2<sup>e</sup> marquis d'Argenson, 1694-1757，以下簡稱達榮松)即在日記寫下一段追思文：

上個月，我相識甚久的隆貝爾侯爵夫人辭世，享年八十六歲。

《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刊登了一篇向她致敬的贊

---

<sup>17</sup> 網絡研究(analyse de réseaux, network analysis)是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課題，參看 Mark E. J. Newan, *Networks: An Introduction*. 法國史學晚近始有方法論性質的文章，如 Laurent Beauguitte, “L’Analyse de Réseaux en Sciences Sociales et en Histoire: Vocabulaire, Principes et Limites,” 9-24. 今年一月底甫出版的 *Réseaux de Femmes, Femmes en Réseaux (XV<sup>e</sup>-XX<sup>e</sup> siècles)* 是一部結合婦女與性別研究以及網絡研究問題視野的論文集。很可惜，其中關於近代早期菁英階層女性的討論，沒有一篇專文分析沙龍女性作家，或是其社交網絡與著述出版脈絡的關聯性。

詞(éloge)；學者與尚禮雅士對於這位故友的唏噓緬懷，想必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她撰寫的〈母親寫給兒子和女兒的建言〉及〈婦女新省思〉，<sup>18</sup>是在她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遭人付梓。這兩部作品為當今社會最良善的道德做了全面性概述。大約是在十五年前，我成為她的好友之一，並榮幸受邀參加她在自家府邸舉辦的聚會；當然，所有曾經獲其邀請的人都與有榮焉。每週三是她固定接待訪客的日子之一，我總是按時出席晚宴。在那裡，受邀賓客不玩紙牌，而是如同在瓦居(Voiture)和巴爾扎克(Balzac)大力讚揚的知名洪布耶府邸(l'hôtel de Rambouillet)中一般，說理辯論。<sup>19</sup>

大約在 1698-1700 年間，隆貝爾夫人入住她向奈維爾公爵(Philippe Julien Mancin, duc de Nevers, 1641-1707)承租的氣派寓所，開始規律地舉辦聯誼聚會，接待社會名流與菁英。<sup>20</sup>在她長達三十餘年的沙龍女主人生涯裡，登門拜訪的男女賓客甚眾，從高階貴族到尋求庇蔭的筆耕作家、戲劇演員，人脈網絡甚至上達王族成員，如王族公主杜曼公爵夫人(Louise-Bénédict de Bourbon, duchesse du Maine, 1676-1753)和儲君勃艮地公

<sup>18</sup> 達榮松在日記中寫下的文章標題是〈有關婦女的一些想法〉(“*Sentiments sur les femmes*”)。本文為統一之便，皆譯為〈有關婦女的一些新省思〉或是簡稱為〈婦女新省思〉。

<sup>19</sup> René Louis de Voyer de Paulmy d'Argenson, *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is d'Argenson*, vol. I, 163-164. 引文中譯為筆者自譯，下同。

<sup>20</sup> 該寓所為奈維爾公爵所有的「奈維爾府邸」(hôtel de Nevers)一部分。這座私用性質的府邸是奈維爾公爵的舅舅馬薩林樞機主教(cardinal Mazarin, 1602-1661)在擔任路易十四王首相期間(1642-1661)指定興建的。奈維爾公爵在馬薩林死後繼承府邸。根據公爵與隆貝爾夫人於 1698 年簽訂的交易契合，隆貝爾夫人取得寓所的使用得益權(l'*usufruit*)，故繳付的是終身租賃金而非產權買斷金。詳細的契約內容分析，參見 Roger Marchal,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62-64.

爵(Louis de France, duc de Bourgogne, 1682-1712)的貴族友人圈。前引達榮松追思文中，特地以「學者與尚禮雅士」(“les savants et les honnêtes gens”)的集體之名，稱譽她的著述富含道德省思，主持的沙龍聚會重視理性思辨和交流。過去引述達榮松這段日記內容的學者，將他所謂「學者與尚禮雅士」理解為文人與貴族圈人士，說明兩者是隆貝爾夫人沙龍的主要賓客群體。<sup>21</sup>然而，這種表面字意的理解方式，忽略十七世紀貴族的「尚禮君子」(“honnête homme”)的典範意義，以及達榮松寄寓於「學者與尚禮雅士」的微言大義。此外，根據達榮松所言，隆貝爾夫人受到他和眾「學者與尚禮雅士」讚譽的作品是「在她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遭人付梓」。過去研究在解釋隆貝爾夫人不知情或是不同意著述出版的態度和立場時，其中一個理由是訴諸貴族作家涉足出版會有失身分的說法。<sup>22</sup>筆者曾撰文討論十七世紀貴族以尚禮君子文化人形象參與創作和出版的歷史。<sup>23</sup>本文也將根據前述研究，指出沙龍女性作家可以採用匿名等顧全貴族身分的方式和策略出版著作。

在近代早期法國社會中接受學校教育和學科訓練的菁英成員，除了隸屬教會體系的教士等神職人員，還有出身自經商有成的布爾喬亞家庭的人士，他們雖屬第三等級，<sup>24</sup>但能透過捐官的途徑躋身市政和王家機構。到了十六世紀晚期和十七世紀初期，以血統世襲和軍武事功界定自身正統性的貴族世家，為了鞏固其政治統治者地位，開始積極接納書本和學校教育，希冀在日趨官僚化的國家體制中，提升家族

<sup>21</sup> Benedetta Craveri, *L'Âge de la Conversation*, 276.

<sup>22</sup> Roger Marchal,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167.

<sup>23</sup> 參見秦曼儀，〈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拉侯什傅科公爵的《道德箴言錄》與巴黎菁英讀者〉，頁 9-18。

<sup>24</sup> 近代早期法國社會延續中世紀的三等級制(trois ordres 或是 trois états)，教士(le clergé)為第一等級、貴族(la noblesse)為第二等級，以及身為平民的第三等級(le tiers)。

子弟的競爭力。但世家貴族即便好學，也並不自許為埋頭知識世界的冬烘學者(savants pédants)，而自認為是知書達禮的謙謙君子，時人遂以「尚禮君子」稱之。故「尚禮君子」在使用初期是一個概念語詞，用以傳達貴族的文化身分認同。<sup>25</sup>

近代法國這股布爾喬亞人士藉由財力和學識，晉升到國家管理階層的社會流動趨勢，不僅使貴族接納、學習人文知識並形塑自身的文化身分認同，也擴大了以文學為業的文人和作家群。他們的家境雖然容許他們年少時期就讀耶穌會等天主教修會主辦的中學，接受以人文學知識為核心內容的正規教育，但若家無祖產，成年後亦無專職或固定俸祿，欲維持筆耕生活，則勢必得親近權勢貴族的社交生活圈，以贏得沙龍女主人等社會高層人士的贊助和庇護。<sup>26</sup>

在波旁王室平定投石黨叛亂(la Fronde, 1643-1653)之後，上層社會有兩股分別由私人和官方推動的文化運動，促使貴族和第三等級出身的知識菁英，透過共同的文學興趣，彼此密切互動。一方面，如奧爾良的安妮(Anne-Marie-Jouise-Henriette d'Orléans, 1627-1693)、拉侯什傅科公爵(François VI de La Rochefoucauld, duc et pair de France, 1613-1680)等失勢的王族成員和公爵大貴族，藉由出版的作品向王室傳遞他們寄情於詩文退隱

<sup>25</sup> 研究「尚禮君子」典範的史著甚多，有 Maurice Magendie 的奠基之作 *La Politesse Mondaine et les Théories de l'Honnêteté en France, au XVII<sup>e</sup> siècle*. Emmanuel Bury, *Littérature et politesse. L'Invention de l'Honnête Homme 1580-1750* 等。中文論著，參見秦曼儀，〈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拉侯什傅科公爵的《道德箴言錄》與巴黎菁英讀者〉，頁 14。

<sup>26</sup> 有關近代早期法國文人作家依附上位者的生存之道，書籍史家多有研究，可參閱 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233-242；中譯版：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頁 203-211。有關王族和貴族婦女擔任文藝贊助者和庇護主的研究，參閱 Kathleen Wilson-Chevalier and Eugénie Pascal, eds., *Patronnes et Mécènes en France à la Renaissance*.

處境的政治訊息。<sup>27</sup>另一方面，他們與同儕友人寫作、賞析、交流詩文的名士風範，也吸引貴族團體仿效。在此風潮之下，文學閱讀和寫作不僅是個別貴族的興趣和嗜好，也蔚為貴族社交聚會上的時髦娛樂。活躍於上流社交圈的文人作家為博取認可，仿效貴族業餘作家，主張文學之作非待價而沽的商品，讓作品以手抄形式傳閱於私人社交圈；而貴族業餘作家亦看重印刷的傳播效果，採匿名方式出版著作，既可與筆耕為生的具名作家區隔，又可達到傳播個人思想理念的目的。與此同時，王室為了收編英才能士，除了傳統開放給富有布爾喬亞出身者的行政和法律官職，又設置一系列以「學術院」(“académies”)為名的文化和學術機構。這些專司宣揚國王榮耀的學術院，不只提高文人作家的職業聲譽和社會地位，對於重視文化名流身分的貴族和高階教士等上層菁英而言，院士頭銜無疑有增添聲望的效果。<sup>28</sup>雖然這兩股文化運動，無從消弭等級社會結構中第二等級貴族和第三等級平民之間的位階差異，但匯聚喜好文學等知性活動的貴族名流和知識菁英的常態性沙龍社交，以及兩者對於學術院院士職之象徵價值的認同，促成「尚禮君子」或複數型的「尚禮雅士」轉變為兩者共享的文化身分。

但達榮松不單單藉「尚禮雅士」一詞來指稱參加隆貝爾夫人沙龍聚會的名流菁英，而是以「學者與尚禮雅士」來通稱之。在一個強調貴族之至高優越性的等級社會裡，他將「學者」置於「尚禮雅士」之

<sup>27</sup> 相關討論，參見秦曼儀，〈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頁 9-18。

<sup>28</sup> 以法蘭西學術院為例，院士中有高階教士如 César d'Estrées (1658 年當選，以下例子僅標注當選年分)、Jacques Nicolas Colbert (1678)、François-Armand de Rohan, cardinal de Soubise (1741) 等；有傳統貴族如 Jean-Jacques de Mesmes, comte d'Avaux (1676)、Victor Marie d'Estrées, comte d'Estrées (1715)、Charles-Armand-René de La Trémoille, duc de La Trémoille (1738) 等；也有官僚型貴族 Daniel de Priézac (1639)、Marc-René de Voyer de Paulmy, 1<sup>er</sup> marquis d'Argenson (1718)、Pierre L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743) 等。

前的表述，顯示他認同學者和其才智價值。此乃其來有自。達榮松的父親達榮松侯爵一世(Marc-René de Voyer de Paulmy, 1er marquis d'Argenson, 1652-1721)是一位新近封爵的高階官僚，曾任路易十四王(Louis XIV, 1638-1715, 1643-1715 在位)統治時期的國家部長(ministre d'Etat)和警務總監(lieutenant général de police)，又在菲利普·奧爾良公爵(Philippe d'Orléans, 1674-1723)擔任路易十五王(Louis XV, 1710-1774, 1715-1774 在位)的攝政(Régent du Royaume de France, 1715-1723)時期，<sup>29</sup>當選科學院和碑銘暨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榮譽院士(1716)，以及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1718)。達榮松仿效其父從封爵官僚晉升為社交與知識界認可的名流人士。他首先以其律師專業和家族財力取得外省的總督(intendant)職，又憑藉國王賜予特許書的國家顧問職(conseiller d'Etat)取得貴族頭銜。<sup>30</sup>他隨後未再耕耘行政官僚領域，改以業餘作家身分和私下發表文學、政治理論、經濟思想等議題的創作，參加隆貝爾夫人等上流社交圈的沙龍聚會以建立名聲，累積人脈資源。

在所有學術院之中，以四十位終身職院士所組成的法蘭西學術院最具聲譽和權威。原因在於該機構的創建者李希留樞機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賦予該院院士「不朽者」(“immortel”)的象徵地位，藉以勉勵他們身負維護和傳承正統法語之使命。<sup>31</sup>達榮松在 1733 年年底當選碑銘暨美文學院榮譽院士之前，曾評估自己登上「不朽者」座席的實力。<sup>32</sup>他最具優勢的條件，不是來自新科院士父親的背書，而是

<sup>29</sup> 奧爾良公爵是路易十三王的孫子，路易十四王的姪子。

<sup>30</sup> 在近代早期法國，國家顧問職是富裕布爾喬亞家族子弟透過捐官方式，取得貴族頭銜的重要管道。

<sup>31</sup> 四十席的院士為終身職，但非世襲，遇有院士過世，才遴選遞補原院士之席位的繼位者，俾使維繫正統法語之任務得以傳承恆久。

<sup>32</sup> 「七年戰爭」期間(1740-1747)，路易十五王任命達榮松侯爵擔任專事外交事務的國家秘書(Secrétaire d'Etat aux Affaires étrangères, 1744-1747 年)

隆貝爾夫人親口承諾的保證：他若參加遴選，將獲得隆貝爾夫人在「法蘭西學術院佔多數席位的院士朋友們的投票支持。」<sup>33</sup>

達榮松選擇以「學者與尚禮雅士」稱呼隆貝爾夫人座上客，透露兩個訊息。其一，是他個人對於學術院院士所代表的新型知識菁英的認同和推崇。十八世紀有關隆貝爾夫人生平事蹟的記述，除了達榮松的私人日記，最廣為人知的也都是出自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之手，包含侯爵夫人生前私交甚篤的豐特乃爾。這位十八世紀中葉法蘭西學術院最資深望重的院士，不僅於故友去世後擔任她生平事蹟的代言人，又於多年後協助書商整理故友臨終前交託的文稿，促成 1747 年《隆貝爾侯爵夫人作品集》順利出版。<sup>34</sup>豐特乃爾最初於《法蘭西信使》(*Mercur de France*)匿名發表的贊詞，<sup>35</sup>也權充為《作品集》作者的〈生平簡史〉(“*Abrégé de sa vie*”)。隨著《作品集》多次再版，<sup>36</sup>豐特乃爾撰寫的〈生

---

職)。有關達榮松的文學事業，請參閱 Geneviève Haroche Bouzinac, “Le Marquis d’Argenson, ‘Secrétaire d’Etat dans la République de Platon’,” in *De l’Homme de Lettres au Philosophe des Lumières*, eds. Jean-Jacques Tatin-Gourier, Thierry Belleguic, 17-36.

<sup>33</sup> René Louis de Voyer de Paulmy d’Argenson, *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is d’Argenson*, vol. I, 164.

<sup>34</sup> 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rassemblé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on y a joint diverses pièces qui n’ont point encore paru. Avec un Agrégé de sa Vie*.

<sup>35</sup> 達榮松在日記中提及這篇贊詞是刊登於《文雅信使》。事實上，《文雅信使》自 1724 年起已改名為《法蘭西信使》。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in *Mercur de France*. Juillet 1733, ed. Antoine de Laroque, 1843-1848.

<sup>36</sup> 如 1748 年由巴黎書商 Ganeau 寡婦推出的新版：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avec un Abrégé de sa Vie. Nouvelle Édition*. 有關《隆貝爾夫人作品集》的版本考察，見 Robert Grandroute, ed.,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平簡史》，敘事內容包含傳主開辦沙龍、以文會友及作品未經作者同意即出版等事蹟，成為十八世紀下半葉編撰歷代名女人傳記史和文學史作家所徵引的權威版本。<sup>37</sup>

達榮松以「學者與尚禮雅士」一詞表述，所透露的另一個訊息與第一個訊息互為表裡，也就是十七世紀獨尊貴族的尚禮君子典範的式微。當十八世紀初期平民身分的文士和新晉貴族亦以尚禮君子自居，且藉學術院院士職提升其社會地位和聲望，巴黎貴族團體正因宮廷政治劇烈變化等因素，風尚文學交流活動不若十七世紀下半葉。本文在下一節將透過分析隆貝爾夫人的文友豐特乃爾等的文獻，首先梳理沙龍女主人社會地位的晉升軌跡，並說明她與文友如何嘗試形塑有利其著作出版的輿論氛圍。其次，本文將從路易十四王統治晚期到奧爾良公爵攝政這段期間的宮廷政治局勢，闡釋巴黎貴族團體社交娛樂風氣的變化，以及隆貝爾夫人與院士友人之間文學交流活動轉趨低調的情形。

### 三、沙龍女主人的社交關係與著述出版

隆貝爾夫人婚前之名為安妮-泰勒斯(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其父艾田·馬爾格那(Etienne de Marguenat, ?-1650)出身於外省特洛瓦市(Troyes)的富商家

---

21-24.

<sup>37</sup> 包括 Pons-Augustin, Alletz, *L'Esprit des Femmes Célèbres du Siècle de Louis XIV et de celui de Louis XV jusqu'à présent*, t. II, 33-72. Jean-Zorobabel Aublet de Maubuy, *Les Vies des Femmes Illustres et Célèbres de la France*, t. IV, 243-272. Claude-François Lambert, *Histoire Littéraire du Règne de Louis XVI*, t. III, Livre 9, 87-92. Joseph de La Porte, *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Femmes Françaises ou Lettres Historiques et Critiques contenant Ouvrages des Femmes qui se sont distinguée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 II, Lettre 4, 75-107.



族。豐特乃爾在他於《法蘭西信使》之〈聲名顯赫人物死訊〉(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專欄發表的贊詞，開宗明義宣稱隆貝爾夫人為一「知名人物」(“personne célèbre”)。為賦予侯爵夫人一個合宜且與其社會聲望相稱的家世背景，豐特乃爾介紹她的父親為「古爾塞樂爵爺」(“seigneur de Courcelles”)，曾經任職巴黎的王家審計法庭(Chambre des comptes de Paris)。<sup>38</sup>王家審計法庭於1303年由御前會議(Conseil du Roi, 拉丁文為 *Curia regis*)獨立，專事監督王家領地和王國公共收支等財政稅務，為一歷史悠久的王家政府機構。因擔任審計法庭要職而封爵的布爾喬亞家族雖然繁多，如十五世紀晚期的尼古雷家族(la maison de Nocolay)、<sup>39</sup>路易十四王倚重的考爾白(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但是，隆貝爾夫人父親的貴族頭銜非源自他的官職，<sup>40</sup>而是祖輩透過姻親關係，取得「古爾塞樂」采邑領地的繼承權和相應的「爵爺」尊稱。<sup>41</sup>

<sup>38</sup> 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1843-1844.

<sup>39</sup> André-François-Joseph Borel d'Hauterive, “Notice historique et généalogique sur la maison de Nicolay,” in *Annuaire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 et des maisons souveraines de l'Europe*, 202-205.

<sup>40</sup> 豐特乃爾在文中說明隆貝爾夫人父親官職為“Maître ordinaire”。本文從王室審計法庭編制和層級之別推測，豐特乃爾所謂的“Maître ordinaire”，應指的是「諮詢官長」。根據王家審計法庭編制，在一名「第一主席」(le premier président)和12名「主席」(“présidents”)之下，置有74位「諮詢官長」(“Conseillers maîtres”)、34位「諮詢校正」(“Conseillers correcteurs”)、78名「助理稽核員」(“auditeurs”)。參見 Jean-Louis Harouel, “Chambres des Comptes,” in *Dictionnaire du Grand Siècle*, ed. François Bluche, 292-293.

<sup>41</sup> 隆貝爾夫人的傳記研究者雖指出「古爾塞樂」(“Courcelles”)為一采邑領地，卻徵引豐特乃爾的贊詞，證明隆貝爾夫人具有爵爺頭銜的父親為「袍服貴族」(“noblesse de robe”)。見 Roger Marchal,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23-29. 但「袍服貴族」係指第三等級平民因擔任服務國王之神聖職務而封爵者。豐特乃爾雖然介紹隆貝爾夫人父親為爵爺、且任職王家審計法庭，以顯示傳主家世不凡。但傳主之父取得的「諮詢官長」職，是否屬

隆貝爾夫人母親的家族和馬爾格那家族同樣從商，也曾購得財政稅務官職，但未及於封爵。由於隆貝爾夫人的母親在夫婿去世之後，改嫁出身名門世家、活躍於巴黎社交界的才子巴修孟爵爺(François Le Coigneux, seigneur de La Roche Turpin et de Bachaumont)，豐特乃爾特地說明隆貝爾夫人少女時期的啓蒙教育，是來自繼父高尚的文學嗜好和社交活動。<sup>42</sup>隆貝爾夫人通過聯姻關係，晉升為正統貴族之列。她 19 歲時(1666)，由繼父和母親的安排，嫁給經濟急需紓困的軍武貴族聖布利侯爵亨利·隆貝爾(Henri de Lambert, marquis de Saint-Bris, 1631-1686)。隆貝爾家族遠非名門大族，自亨利的祖父開始，因效忠波旁王室，在平定內亂和對外戰爭中立下戰功，從低階軍武貴族逐步晉升。亨利曾被路易十四王任命為邊界要地盧森堡省的省長(gouverneur)，此為其個人和家族軍職生涯史最高之官職和榮譽。隆貝爾夫人在 1698-1700 年立足巴黎社交界期間，夫婿已過世十餘年，一對子女也長大成年。由於繼承來自外祖父和父親的豐厚遺產，且家政經濟管理和運用得宜，隆貝爾夫人不僅在 1697 年為繼承父輩軍職的次男購得指揮軍團的上校官階(colonel du régiment)，供其發展軍旅戰功，也為在 1704 年嫁予貴族的長女備妥豐厚的嫁妝。<sup>43</sup>豐特乃爾在文中指出，隆貝爾夫人是在擁有源自寡婦身分的「自由」和「可觀的財產」之後，才能在巴黎社交界「建立一個受人尊重和接納的宅邸」。<sup>44</sup>

---

於可封爵的職務和職等，或是具有坐實傳主之父為「袍服貴族」一員的效果等問題，Marchal 在書中未加以核實考證。

42 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1844.

43 有關隆貝爾夫人的家政經濟管理，參見 Roger Marchal,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64-69.

44 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1846. 有關法國近代早期法律賦予寡婦身分女性的自主權和規範，參見 Janine M. Lanza, "Law in Early Modern France," in *From Wives to Widows in Early*

### (一) 貴族圈與文人學者圈

不過，在豐特乃爾筆下，究竟是誰對於寡婦身分的隆貝爾夫人和她於家宅內院舉辦的沙龍聚會握有「接納」與否的權柄呢？若要理解隆貝爾夫人在作品出版所經歷之種種考量和作為，這是一個關鍵性問題，卻不見諸相關研究討論。究其原因，恐怕是因為當代學者們皆無懸念地以隆貝爾夫人婚後具有正統貴族身分來定位其社會地位。<sup>45</sup>然而，豐特乃爾在追悼文中屢次提到侯爵夫人非常在意「公眾的言論與意見」(“les discours et l’opinion du Public”)。究其語境，豐特乃爾所謂的「公眾」遠非泛稱在劇院看表演的觀眾，或是聚集於廣場和市集議論時事的平民百姓，亦非《法蘭西信使》等印刷刊物的讀者閱眾，而是特指巴黎社交界的主流社群，即以血統和軍功等傳統價值界定自身和所屬家族優越性的貴族團體。<sup>46</sup>豐特乃爾的贊詞清楚傳達一個訊息，即被蓋棺論定為「聲名顯赫人物」、「知名人物」的隆貝爾夫人，她生前主持沙龍聚會和維繫個人聲譽上，貴族團體的「接納肯定與認同」，是她衡度自身行為舉措——包含寫作和出版——合宜與否的關鍵因素。

從奈維爾公爵長期租賃侯爵夫人一處門面氣派的寓所，以及公爵夫婦、杜曼公爵夫人皆是其沙龍座上賓來看，隆貝爾夫人在開辦沙龍聚會初始，即獲得巴黎高層貴族的照顧和認可，進而吸引向來積極參

---

*Modern Paris. Gender, Economy, and Law*, 21-50.

<sup>45</sup> 隆貝爾夫人傳記研究專家馬爾夏(Roger Marchal)稱她為「大貴婦」(“grande dame”)。見 Roger Marchal,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13.

<sup>46</sup> 有關近代早期法國社會使用「公眾」(“le public”)一詞的多義性和變化趨勢，參見 Nicolas Veysman, *Mise en Scène de l’Opinion Publ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des Lumières*.

與貴族社交圈的文人和學者，包含豐特乃爾、薩希(Louis-Silvestre de Sacy, 1654-1727)等法蘭西學術院院士。在參加隆貝爾夫人沙龍聚會的院士友人中，薩希最早將侯爵夫人好文尚智的沙龍女主人形象和名聲從私下朋友圈推向印刷的公領域。薩希當選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的代表作，是1701年發表的古希臘哲人小普里尼(Pliny le jeune, 61 or 62-111 or 113)書信集的法語譯本。薩希在出版這部呈現自身兼具古文素養和優良法語表述能力的譯作之後，又於1703年發表題獻給隆貝爾侯爵夫人的《論友道》(*De l'Amitié*)。<sup>47</sup>

文人作家向居於上位的貴族婦女獻書，其來有自。即便在書市已由印刷書取代手抄書的十六、十七世紀，文人作家依然透過獻書以贏得權貴賞金贊助，並視此為體面的生存方式，故在卷首或卷末附上書信體的題獻文，讚美受贈的上位者。<sup>48</sup>然而，薩希從書名選擇即傳達這是一部上承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友道思想論述傳統、專屬男性學者書寫文化的著作。依循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等人文學者前輩的範例，《論友道》體例的題獻對象為作者的同性摯友，目的為紀念彼此相知相惜的情誼。<sup>49</sup>薩希卻打破慣例，題獻給一位女性友人，並歌詠他們之間柔和知性和友誼的交流：

<sup>47</sup> Louis Silvestre de Sacy, *Traité de l'Amitié*. 由於以下引述段落在1703版無頁碼，故參考1722年版：Louis Silvestre de Sacy, *Œuvres de Mr de Sacy,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contenant les Lettres de Pliny le jeune, le Panégyrique de Trajan, par le même Pliny, et le Traité de l'Amitié.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et corrigée, par l'Auteur*.

<sup>48</sup> 文人作家向上位者獻書以獲得賞金等生存之道，參閱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233-242.

<sup>49</sup> 在法國十六世紀人文學者中，蒙田寫的《隨筆》是十七、十八世紀最暢銷的經典作品，其中〈論友道〉一文題獻給他的摯友 Estienne de La Boétie : Montaigne, "De l'Amitié," in *Essais*, Livre. I, Chap. XXVII, 231-242.

夫人，我毫不擔心公開承認您對於這部作品的貢獻。這部作品的主要靈感是來自您的啟發。我從您無數次談話之中所獲得的哲思智慧，和其他最優質的著作，所獲得的是一樣多。您不僅早已吸收了書中最堅實和細緻的部份，且根據自身經驗反芻思量而來的心得，更加凸顯您個人思惟的高尚與力量。您總是只願意在少數幾位經過挑選的友人之中，才讓自己的智慧才氣稍微更自由地舒展與發揮；聆聽您的人毫不猶豫地肯定您是以古代最具價值的寶藏來豐富自身內涵。我在此書中只不過寫下我常常同意您所言的想法，以及我在您身上見到的實際作為。<sup>50</sup>

對於隆貝爾夫人這位人品和學識涵養足以啟迪學者友人的繆思(Muse)，薩希的讚譽必須遵從社會加諸婦女的性別禮儀規範，始具正當性和說服力。是故，薩希在題獻文一開始即強調侯爵夫人謙虛的婦德，以及他個人對其不顯鋒芒、不求名聲的高尚行徑的敬重和認同：

我非常猶豫是否要把這部作品題獻給您，因為您總是小心翼翼地在大眾面前隱藏他們其實早就清楚了解的優點。我幾次提醒自己，一個反思友道的人應該比任何人都更尊重友人們的風格品味。此外，我記得自己常常認同您的看法而點頭應和：名聲不屬於女人，最受人敬重的女人是其才能最不為人所知的女人。<sup>51</sup>

在確立謙虛婦德是隆貝爾夫人和題獻的友人共同遵守和認同的性別禮儀規範之後，薩希提出「只有踐行謙虛美德者保持緘默，而非讚譽謙虛美德者」一說，作為他之所以決定公開宣揚侯爵夫人愛智行誼的理由。<sup>52</sup>他並以反襯對比法，凸顯隆貝爾夫人是一位善用書籍知

<sup>50</sup> Louis Silvestre de Sacy, *Œuvres de Mr de Sacy*, 496-497.

<sup>51</sup> Louis Silvestre de Sacy, *Œuvres de Mr de Sacy*, 495-496.

<sup>52</sup> Louis Silvestre de Sacy, *Œuvres de Mr de Sacy*, 496.

識、通情達理的貴族女性，有別於社交界中遠離書籍且行為輕率的婦女（「受到慾望和具危害性質事物所誘惑的貴族夫人，我們其實很少見到她喜愛書籍、重視智慧的涵養」），<sup>53</sup>也不是專研書籍卻不懂人情世故的女博學者。為了說明隆貝爾夫人善用書籍知識，薩希頻頻強調侯爵夫人只在和「少數幾位經過挑選的朋友」、或是「少數幾位特別要好的朋友」的談話交流裡，才顯露自己的人文知識涵養和哲思心得，並進一步揭示她不僅通過談話啟迪學者友人，也執筆寫作：

我該如何做才能以不違背您對少數幾位特別要好朋友之託付和信任，告知世人您僅是為了自己而寫作？如何才能說明您的作品，同時呈現您智慧之崇高和靈魂之高尚？人們怎麼想也想不到會有一位像您一樣的高貴夫人，不求榮耀的回報，卻懂得善用書寫。我在此謹以最真摯的忠誠與崇高的敬意，向您呈上這些公開的見證……。<sup>54</sup>

薩希再次憑藉「只有踐行謙虛美德者保持緘默，而非讚譽謙虛美德者」的說詞，向印刷閱眾揭露隆貝爾夫人不欲人知的寫作興趣，並給予其著述極高的評價。在近代早期女性出版史中，十六世紀的女性作者本人抑或著述的編輯和書商，主要是透過母女、兄妹、父女等家庭親屬關係，為作者涉足出版，提出一套合乎其性別身分和禮儀規範的說詞——布魯郝爾(Susan Broomhall)稱之為「親屬和家庭的修辭策略」(“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family and household”)。<sup>55</sup>在十七世紀，貴族的沙龍社交和應運而生的男女友誼關係，提供女性作者構思新的話述策略。其中以暢銷歷史小說作家史居德里(Madeleine de Scudéry, 1607-1701)最具代

<sup>53</sup> Louis Silvestre de Sacy, *Œuvres de Mr de Sacy*, 496.

<sup>54</sup> Louis Silvestre de Sacy, *Œuvres de Mr de Sacy*, 497.

<sup>55</sup> Susan Broomhall, *Women and the Book Trade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155-184.

表性。她擅長運用沙龍聚會的場景和男女友人之間的交談形式，宣揚法國上層社會兩性合宜共處的社交文化，又藉男性友人角色之口認可女性(友人)的知性能力。<sup>56</sup>薩希公開讚譽隆貝爾夫人的愛智行誼，可以說是親身踐行史居德里式的「友誼修辭策略」。

隆貝爾夫人在寫於 1720 年代的〈婦女新省思〉一文裡，曾以史居德里、拉法葉夫人等沙龍女性作家為模範，闡釋她支持女性求知和寫作的理念。從侯爵夫人立足於巴黎社交界的初期，即將作品流通於聚會的友人圈，且接受薩希獻書等線索來看，對於她而言，匯集社會名流、連結王族和大貴族為其關係網絡的沙龍，除了是她以文會友的實踐場域，也提供有利其著述出版所需的人脈資源。她透過交情甚篤的文友，尤其是文人圈最具聲望的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私下或公開撰文品評和宣傳自己的著述，以期在巴黎社交界形塑一股認可她寫作價值的輿論氛圍，使其著述得以順勢出版。

## (二)變動中的宮廷政治環境和貴族的娛樂風尚

薩希在題獻文裡透露隆貝爾夫人撰著好文，應該是指她在 1690 年代末和 1700 年代初期，分別寫給當時待字閨中的長女和正邁入軍旅生涯么子的家訓書。<sup>57</sup>薩希在題獻文發表之後，曾私下請託宮白蘭

<sup>56</sup> 有關史居德里的文學寫作策略分析，請參見 Myriam Maître, *Les Précieuses: Naissance des Femmes de Lettres en France au XVII<sup>e</sup> siècle*, 397-405. 秦曼儀，〈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頁 35-41。

<sup>57</sup> 達朗貝(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在為法蘭西學術院歷任院士撰寫的贊詞裡，傳頌薩希和隆貝爾夫人的友誼，指出薩希「親睹隆貝爾夫人寫作《母親寫給兒子的建言》和《母親寫給女兒的建言》」。見 Jean le Rond d'Alembert, "Éloge de Sacy," in *Éloges lus dans les Séances Publique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par M. d'Alembert, Secrétaire Perpétuel de cette*

區的大主教費耐隆(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archevêque et duc de Cambrai, 1651-1715, 以下簡稱費耐隆)品評隆貝爾夫人寫給兒子的家訓書。薩希在 1709 年年底寫給費耐隆的一封信裡, 附帶隆貝爾夫人寫給兒子的家訓書抄本。<sup>58</sup>費耐隆在凡爾賽宮正式啓用的 1680 年代, 曾分別獲得莫城主教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 évêque de Meaux, 1627-1704, 以下簡稱波舒哀), 和儲君勃艮地公爵的總管大臣波維列公爵(Paul duc de Beauvillier, 1648-1714)等親近路易十四王人士的舉薦, 負責新教徒地區的改宗重任(1685 年起)以及擔任儲君的導師(1689 年起)。在費耐隆進入宮廷核心圈初期, 他早先接受波維列公爵夫婦委託而撰寫的《論少女教育》(*Traité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1687)一書出版, 讓他在貴族和富有的布爾喬亞讀者群中博得教育家美譽。<sup>59</sup>根據先前儲君導師兼任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的慣例, 費耐隆於 1693 年當選院士, 1695 年受路易十四王任命為宮白蘭區大主教(archevêque de Cambrai), 個人事業達至巔峰。但他因為和牴觸教會正統教義的居依永夫人(Jeanne-Marie Bouvier de la Motte Guyon, 1648-1717)保持友善關係, 自 1690 年代後期遭受波舒哀等宮廷當權高階教士的指責和排擠。<sup>60</sup>1699 年又發生《泰雷馬克歷險記》(*Les*

*Académie*, 209-234, 225. 有關這兩篇家訓書撰寫年代的詳細考察, 參閱 Robert Granderoute, "Avis d'une mère à son fils et à sa fille. Notice," in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ed. Robert Granderoute, 33-35.

<sup>58</sup> 薩希這封寫給費耐隆的信簡已亡佚不存, 很可惜無從知悉薩希如何向收信人談及侯爵夫人的寫作行為。

<sup>59</sup> 有關費耐隆的《論少女教育》, 參見 Chantal Grell, "France et Angleterre: l'héritage du Grand Siècle," in *L'Éducation des Jeunes Filles Nobles en Europe: XVII<sup>e</sup>-XVIII<sup>e</sup> siècles*, eds. Chantal Grell, Arnarud Ramière de Fortanier, 9-30.

<sup>60</sup> 居依永夫人強調內心虔誠祈禱的教誨, 吸引巴黎貴族和布爾喬亞上層的平信徒圈, 但教會在 1689 年將她 1687 年出版的《簡易祈禱之道》(*Moyen court et très-facile de faire Oraison que Tous Peuvent Pratiquer très-aisément*. Lyon: A. Briasson, 1686)視為禁書, 她本人也在 1688 年被監禁。原因在於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出版事件，路易十四王震怒之餘，撤除其儲君導師職務，將之流放於宮白蘭主教領地。<sup>61</sup>

費耐隆在 1710 年年初提筆回覆薩希顯得謹言慎行，除了因為他個人嚴謹自律多年，不再涉足政治和宗教爭議之外，另一個原因是巴黎上層社會多位貴族和官員發表有關財經政策和稅收制度改革的論著遭禁。費特隆在回函中品評和讚賞隆貝爾夫人寫給兒子的家訓書之後，特地詢問薩希公務之餘有何閒暇活動，並引述一段古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 65-68 B.C.)的詩文，影射自己在被解除公職的流放處境之下，或與友人閒話家常，或寄情詩文排憂解悶的生活。<sup>62</sup>透過薩希居中牽線，隆貝爾夫人得以向費耐隆寫信答謝，並表達自己受其教育理念啟發的孺慕之情：「我分別從您的大作《泰雷馬克歷險記》和《論少女

她將基督教歸結於「純潔的神愛」(amour de dieu pur)以及虔誠禱告領受神恩的主張，和稍早被羅馬教廷視為異端而入獄身亡的西班牙天主教司鐸莫里諾斯(Miguel de Molinos, 1628-1696)的虛寂主義(Quietism)，皆有暗示信徒可以越過教會和教士獲得救贖的嫌疑。法國君王和其重用的高階教士，在宗教政策上認同羅馬教廷在特倫托大公會明定的維護宗教秩序和正統的立場，打壓教義異議分子。有關費耐隆和居依永夫人的通信和交流，參見 Benjamin Sabler et Etienne Perrot, eds., *Madame Guyon et Fénelon, la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avec un choix de poésies spirituelles*.

<sup>61</sup> 費耐隆提筆撰寫《泰雷馬克歷險記》之際，正逢法國陷入由神聖羅馬帝國和諸德意志公國、英國、荷蘭共和國、西班牙、薩伏依等組成的維也納大同盟(Great alliance of Vienna)聯合抵制法國軍事占領和軍事擴張的「九年戰爭」(1688-1697)時期。他在書中教導儲君仁善王君之行徑與風範，並傳達他對於路易十四王諸般好大喜功作為和政策的批評。文稿從勃艮地公爵的友人圈傳至宮廷，並於 1699 年出現匿名印刷版本，遭路易十四王下令查禁沒收。

<sup>62</sup>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Lettre de Mr de La Mothe-Fénelon à Mr. De Sacy, au sujet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in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rassemblé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On y joint diverses pièces qui n'ont point encore paru. Avec un abrégé de a vie*, 401.

教育》中，汲取教育自己子女的箴言教訓。」<sup>63</sup>費耐隆曾經指導儲君和高階貴族子女教育，又是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他對於隆貝爾夫人家訓書的品評意見，想必在文人學者圈和貴族圈之間極具影響力。只不過，在路易十四王示意原諒費耐隆之前，薩希等支持隆貝爾夫人寫作並肯定其著作價值的文友們，很難在巴黎社交圈大肆宣傳費耐隆對侯爵夫人家訓書的正面評價。<sup>64</sup>

事實上，費耐隆直到 1715 年去世之前，都未獲路易十四王赦免其逆君之罪，甚至遭遇勃艮地公爵英年早逝的沉重打擊。隆貝爾夫人曾寫信安慰費耐隆。後者在向隆貝爾夫人致謝的回函中表示：「夫人，神所思和人所想，全然不同。……祂懲罰了我們，而我們甘願領受。」<sup>65</sup>隆貝爾夫人與院士友人之間的文學交流活動，也在 1710 年以降的十餘年期間，轉趨低調。究其緣由，除了受到這段期間宮廷政治局勢波折多變的影響，也與奧爾良公爵攝政時期巴黎貴族團體社交娛樂風氣變化有關。首先是儲君路易大太子(Louis de France, 1661-1711)和勃艮地公爵父子相繼病逝，宮廷氣氛更形肅穆保守。接踵而至的宮廷大事，包括路易十四王晏駕(1715)，以及其姪奧爾良公爵和其私生子杜曼公爵(Louis-Auguste de Bourbon, duc du Maine, 1670-1736)爭奪攝政資格。奧爾良公爵又在

---

<sup>63</sup>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Lettre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à Mr. L'Achevêque de Cambray," in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402.

<sup>64</sup> 侯爵夫人與費耐隆之間的通信，要到 1747 年《隆貝爾夫人作品集》出版之後，始公諸於世。《作品集》共收錄五封：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402-409.

<sup>65</sup>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Lettre de Mr de La Mothe-Fénelon à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sur la mort de Monseigneur le Duc de Bourgogne," in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409.

取得攝政之位以後，積極推行一系列恢復貴族間政權的新政措施。各世家大族於是在這段宮廷政治劇烈變化期間爭權奪利，相互傾軋。<sup>66</sup>此外，奧爾良公爵為了解決路易十四王遺留的國家債務問題，自 1716 年起至 1720 年期間，接納蘇格蘭人約翰·勞(John Law, 1674-1729)提出的財政改革計畫，設置遠洋貿易公司和王家銀行。在時人稱之為「體系」(“Système”)的財政改革計畫中，王家銀行授權發行紙幣，目的在於代替貴重金屬貨幣，來體現貿易和工業所得之利潤。然而擁有資產的親王貴族和布爾喬亞階層，不但熱衷買賣股票和紙鈔，甚至競相投機將紙鈔兌換為白銀，導致公共信貸出現危機，改革以失敗告終。<sup>67</sup>

本文認為這段攝政時期宮廷和上層社會經歷的政治變動和金融投機活動，可作為理解豐特乃爾在追悼贊詞講述隆貝爾夫人生平事蹟時，批評貴族團體熱衷「傳染病般的賭博遊戲」的時事脈絡。<sup>68</sup>誠如

<sup>66</sup> 勃艮地公爵和妻子薩瓦公主(La princesse Marie-Adélaïde de Savoie, 1697-1712)育有三子，長子布列塔尼公爵(Louis de France, duc de Bretagne, 1704-1705)、次子布列塔尼公爵(Louis de France, duc de Bretagne, 1707-1712)分別於一歲和五歲夭折。根據王位繼承順位，么子安茹公爵(Louis de France, duc d'Anjou, 1710-1774)成為路易十四王第一順位繼承人，即日後的路易十五王。路易十四王遺囑指定杜曼公爵為路易十五王的攝政和監護人，奧爾良公爵則僅擔任「攝政諮詢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 de régence)榮譽職。由於杜曼公爵為路易十四王和情婦蒙戴斯彭侯爵夫人(Athénaïs de Montespan, marquise, 1640-1707)的私生子，奧爾良公爵在路易十四王過世後，於巴黎高等法院舉行的先王遺囑宣讀會議上，獲得親王、大貴族和巴黎高等法院法官支持，否決遺囑效力，合法取代杜曼公爵成為攝政。

<sup>67</sup> 「體系」財政改革中，約翰·勞在奧爾良公爵授權成立王家銀行及「西方公司」(Compagnie d'Occident)(又稱「密西西比公司」(Compagnie du Mississippi))順利運作之後，曾於 1720 年擔任財稅總監(contrôl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有關約翰·勞的「體系」計畫和財政影響，參見 Edgard Faure, *La Banqueroute de Law*. Daniel Roche,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411-414.

<sup>68</sup> 根據豐特乃爾所述，隆貝爾夫人自少女時期，即因天賦傾向和繼父的培養、熏

前文所指，十七世紀下半葉失勢的王族和高階貴族寄情於詩文並帶動同儕友朋提筆寫作，促成巴黎社交圈將文學交流視為聚會活動時的時髦娛樂。豐特乃爾即在此氛圍之下，約於 1680 年代，向巴黎上層社會推廣受到教會和大學抵制的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懷疑論等新自然哲學知識，發表《宇宙萬象對話錄》(*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 1686)。<sup>69</sup>這部採用沙龍聚會男女交談形式的「科普」書，為他在文人學者圈和社交界裡贏得名聲。豐特乃爾歷經兩次院士遴選失敗，終於在杜曼公爵母親蒙戴斯彭侯爵夫人(Athénaïs de Montespan, marquise, 1640-1707)等權貴人士的底護和協助之下，於 1691 年當選院士。在路易十四王晚年因對外戰役失利、儲君兒孫相繼身亡，凡爾賽宮廷氣氛趨於保守期間，杜曼公爵夫人和隆貝爾夫人在她們各自城堡、私宅主持的沙龍聚會，成為支持豐特乃爾等「現代派」知識分子的園地。<sup>70</sup>只

---

陶，建立好讀思辨和寫作習慣。她主持的沙龍聚會同樣體現女主人本人的知性愛好，但相較於熱衷「傳染病般的賭博遊戲」的貴族團體，則顯得突兀不群：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1846. 在既有的隆貝爾夫人傳記研究中，未曾根據時事脈絡，有系統的梳理宮廷政治局勢和貴族社交風氣變化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說明此雙重變化對於隆貝爾夫人個人和其沙龍的影響。

<sup>69</sup> Erica Harth 以豐特乃爾的《宇宙萬象對話錄》為例，討論十七世紀晚期和十八世紀法國上層社會女性接受新科學知識的情形。Erica Harth, “Fontenelle and the Ladies,” in *Cartesian Women. Versions and Subversions of R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Old Regime*, 123-167. 不過，該文未著墨隆貝爾夫人與豐特乃爾之間的交流互動。

<sup>70</sup> 相對於「現代派」，「古代派」強調維護古希臘羅馬知識傳統和古典文學價值。1690 年代，法蘭西學術院院士貝合(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著文批評波樓(Nicolas Boileau, 1636-1711)為首的古代派，強調現代文學和藝術的價值和成就超越古代，開啟「古代派和現代派之爭」(*Querelle des Anciens et Modernes*)序幕。有關該爭論的詳細研究，參見 Marc Fumaroli, “Les abeilles et les Araignées,” in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可惜，杜曼公爵在和奧爾良公爵爭奪攝政大位時失勢。豐特乃爾贊詞中批評巴黎貴族崇尚「賭博遊戲」，恐怕有影射奧爾良公爵財政改革失敗、導致貴族成員上行下效，造成負面影響之意。<sup>71</sup>

據豐特乃爾所述，隆貝爾夫人面對巴黎社交娛樂風氣轉變，以及有貴族圈人士批評她的沙龍沾染「知性味」(“d’esprit”，或譯為「精神味」)，改變邀約的賓客比例，讓「社交界暨有身分地位的人士」(“gens du monde et de condition”)多於「在文學界聲名顯赫人士」(“gens illustres dans les lettres”)，還特地為前者開設新的聚會時段，安排合乎貴族身分和品味的娛樂活動。然而，在豐特乃爾看來，上層社會中的隆貝爾夫人禮遇文人學者，且自身也愛好知識和思辨，其道德品行和文化修養遠高於耽溺投機遊戲之輩。但她卻在選擇沙龍聚會的賓客、活動安排、以及出版自己作品等事務上，對於貴族圈的意見「極度敏感」、「太過小心翼翼」。<sup>72</sup>豐特乃爾在贊詞裡提到，巴黎社交圈不滿隆貝爾夫人的沙龍沾染「知性味」。其實批評者不只有豐特乃爾特意指涉的紈袴貴族，也有強調社交禮儀、以貴族為尊、反對沙龍接納學者和其倡導之新知識等更新變化的

7-218.

<sup>71</sup> 聖西門公爵(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 1675-1755)是奧爾良公爵擔任攝政期間，籌劃貴族重返政治決策核心圈的關鍵人物。他在生前未公開發表的《回憶錄》(1693-1723)中，給予奧爾良公爵極為負面的評價，指出他私生活放浪形骸，致使劣幣驅良幣，人才流失，參見 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 *Mémoires de Saint-Simon*, présenté par Didier Hallépée, 4031. Eugène Noël 曾記錄一段奧爾良公爵和豐特乃爾的對話，前者表示他不相信有所謂的德性，豐特乃爾回覆道：「陛下，品行端正的尚禮雅士確實存在，只是他們不來找您罷了。」參見 Eugène Noël, “Conférence sur Fontenelle,” 449-464, 454.

<sup>72</sup> 原文為“très délicate sur les discours et sur l’opinion du Public”、“son extrême sensibilité sur les discours du Public”參見 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1846.

老派貴族，隆貝爾夫人的一位舊識拉利維耶爾爵爺(Henri François de La Rivière, sieur de, 1642-1738，以下簡稱拉利維耶爾)即為個中代表。

拉利維耶爾批評隆貝爾夫人親近的院士學者，為「有些太過高捧哲學價值的哲學家們」(“les philosophes qui font un peu trop valoir la philosophie”)。<sup>73</sup>他在多次要求女主人與「哲學家們」(或譯為「哲士」)保持距離未果後，拒絕造訪奈維爾府邸。批判和思辨舊有宗教與知識體系的啟蒙運動，蔚為十八世紀巴黎、乃至歐洲菁英社群之智識和文化主流。從後見之明來看，豐特乃爾對於隆貝爾夫人過度在意不求知性提升之貴族人士的意見，表達出不以為然的態度，的確有幾分道理。但在 1720 年代末，隆貝爾夫人經歷出版風波時，拉利維耶爾才是關鍵人物，而不是隆貝爾夫人的院士友人。

#### 四、出版風波——敘事與意義

隆貝爾夫人最早刊印出版的作品是她寫給兒子的家訓書。該文最初以〈一位貴婦寫給兒子的書信——談真正的榮耀〉(*Lettre d'une dame à son fils. Sur la vraie gloire*)為題，於 1726 年 12 月匿名刊登在《撒隆格爾先生的文學與歷史回憶錄》(*Mémoires de littérature et d'histoire de M. de Salengre*)。<sup>74</sup>隆貝爾夫人自薩希向她題獻著作起，在設想作品出版的可能途徑上，和朋友圈形成一種作者默許文友表態支持和宣傳的默契。根據學者考據，《撒隆格爾先生的文學與歷史回憶錄》的主編莫雷神父(Pierre-Nicolas Desmotlets, père, 1678-1760)，是隆貝爾夫人沙龍常客孟德斯鳩的朋友。<sup>75</sup>此外，莫雷

<sup>73</sup> Henri François de La Rivière,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gendre de M. le comte de Bussi-Rabutin*, t. II, 289.

<sup>74</sup> 引自 Roger Marchal,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172.

<sup>75</sup> Roger Marchal,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172.

神父特地加註說明該書文稿提供者為貴族作家聖喬利騎士(Louis Rustaing de Saint-Jory, chevalier, ?-1752)。此舉表示作品發行前有名流圈的支持和背書之意。<sup>76</sup>不過，隆貝爾夫人在〈婦女新省思〉單行本形式發行的前夕，受到拉利維耶爾的批評、羞辱和警告，迫使她打破過去與文友們建立的默契，以行動和言說表明自己拒絕出版的立場。

### (一)事件與敘事

當隆貝爾夫人寫給兒子的家訓書再次被文學刊物《法蘭西文庫》(*Bibliothèque française*)選錄後，巴黎書商卡諾(Étienne Ganeau, 1667-1734)決定將隆貝爾夫人寫給子女的家訓書合併出版單行本。卡諾在 1727 年 9 月、10 月，先後取得書業管理局同意出版證書和印刷特許。同年 11 月，另一名巴黎書商樂伯東(François Le Breton, ?-1746)也取得官方許可，準備印行隆貝爾夫人的〈婦女新省思〉。<sup>77</sup>隆貝爾夫人曾將這篇寫於 1720 年代初期的文章，私下請文友、亦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舒阿茲神

<sup>76</sup> 聖喬利騎士 1731 年當選位於諾曼第的康城(Caen)的王家美文學院院士(Académie royale des Belles-Lettres)。但為什麼隆貝爾夫人和其友人圈會在跨越了路易十四王統治晚期和奧爾良公爵攝政的漫長歲月後，突然於 1726 年決定將早年隆貝爾夫人寫給兒子的家訓書實際付梓呢？這應該與宮廷政治環境自 1726 年起又有新的變化有關。路易十五王在當年宣告親政，結束攝政治理，起用的首輔大臣弗樂利(André Hercule de Fleury, 1653-1743)，是他自幼信任的導師。後者為王君安排的學習課程，納入地理、天文學等新科學知識。故弗樂利擔任首輔大臣，對於對奧爾良公爵攝政持批評態度的隆貝爾夫人和其朋友圈而言，正是刊登隆貝爾夫人家訓書，以重振上層社會文風的最佳時機。

<sup>77</sup> 樂伯東取得的文稿事先審查同意證書上，書名為 *Réflexions nouvelles sur les femmes par une Dame de la Cour* (《有關婦女的婦女新省思——出自一位宮廷貴婦之手》)。

父(François-Timoléon de Choisy, abbé, 1644-1724)品讀。不過，與家訓書相較，未見隆貝爾夫人友人圈有傳閱和評論〈婦女新省思〉的文字記載。在1727年底、1728年初〈婦女新省思〉即將出版前夕，隆貝爾夫人特地請託多年未踏足奈維爾府邸的拉利維耶爾閱讀手稿，賜與意見。拉利維耶爾在一封寫於1728年2月的私人信簡裡，回覆一位貴族女性友人有關隆貝爾夫人著作出版一事。<sup>78</sup>拉利維耶爾首先讚許隆貝爾夫人關注時下社會忽視的少女教育，<sup>79</sup>並得意地向友人誇耀，多虧有他的指點，隆貝爾夫人早年撰寫的家訓書始具刊印出版價值。至於〈婦女新省思〉一文，他則話鋒一轉，予以嚴峻批評。根據他先後與兩位通信友人們透露的「內幕消息」，隆貝爾夫人是在他的批評、羞辱和警告之下，才決定阻止該作出版；她親自與書商樂伯東協議支付700里弗的重金，以補償他投資印製此書卻不得上市出售的損失。<sup>80</sup>

隆貝爾夫人在阻止書商發行〈婦女新省思〉之後，又向書商卡諾同樣提出以補償金換取家訓書停印出刊的協議，但後者婉拒。在此同時，她藉由聚會和通信，開始向朋友圈辯解自己對於作品出版一事既

---

<sup>78</sup> Henri François de La Rivière, "Lettre XLVII. A Madame du \*\*\*. Le 20 Février 1728," in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gendre de M. le comte de Bussi-Rabutin*, t. II, 24-26.

<sup>79</sup> 拉利維耶爾復述費耐隆和隆貝爾夫人之言。費耐隆在《論少女教育》一開始，即感慨時下社會「沒有比少女教育更被漠視不顧的事了」；隆貝爾夫人也在她寫給女兒的家訓書中復述。見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Traité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et Dialogues sur l'Éloquence*, ch. XII, 129.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Avis d'une Mère à son Fils et à sa Fille*, 142.

<sup>80</sup> 另一封信寫於1736年：Henri François de La Rivière, "Lettre CXXIX. A l'abbé Papillon. Le 20 Juin 1736," in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gendre de M. le comte de Bussi-Rabutin*, t. II, 287-294.



不知情、也不同意。<sup>81</sup>豐特乃爾在贊詞中遵從隆貝爾夫人親自拍板定調的說法，不談家訓書曾經刊登於文學期刊一事，並掩蓋〈婦女新省思〉一文才是令她飽受批評和羞辱的事實。他在講述這起經過修飾的出版風波時，特意強調隆貝爾夫人是因為家訓書意外出版，以致無辜遭受「一位有身分地位的女性竟然出書，如何容忍這般無恥行為」的羞辱。<sup>82</sup>他的敘述雖然含有隆貝爾夫人過度在意貴族圈無謂批評，才蒙受羞辱之意，但主要仍在凸顯故友珍惜名譽的高貴特質。在這位院士筆下，隆貝爾夫人為了杜絕悠悠之口，洗刷恥辱，即便貴族圈終於「體認她這些著作的優點，包含風格優美、情感細緻又崇高，以及處處用令人感到舒適的語氣談論德性」，<sup>83</sup>她仍舊堅持「買下另一部剛剛印製完成、但未經她本人同意出版的所有印成品」。<sup>84</sup>

贊詞中有關隆貝爾夫人著作意外出版並引發議論的往事，就在豐特乃爾推崇故友不惜重金阻擋著作出版以捍衛名譽，為「英雄般行徑」的讚譽聲中劃下句點。

下文將根據貴族涉足文學出版領域的歷史和變遷脈絡，以及交叉

<sup>81</sup> 書面紀錄包含她於 1728 年 1 月 8 日寫給布耶主席先生(M. le Président Bouhier)以及於 1729 年 7 月 29 日寫給文友聖亞參特(Thémiseul de Saint-Hyacinthe)的兩封信。第一封信於十九世紀才問世，引自 Roger Marchal,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175. 倫敦書商在 1730 年具名出版隆貝爾夫人的〈婦女新省思〉，並於前言中附錄第二封信內容。本文參考 1732 年荷蘭書商的版本，見 Thémiseul de Saint-Hyacinthe, "Préface de l'édition de Londres," in *Réflexions Nouvelles sur les Femmes et Lettres sur la Véritable Éducation par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sup>82</sup> 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1847.

<sup>83</sup> 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1847. 「這些著作」是指隆貝爾夫人寫給子女的家訓書。

<sup>84</sup> 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1847. 「另一部作品」是指〈婦女新省思〉。

比較分析〈婦女新省思〉一文和拉利維耶爾的閱讀反應，指出「一位有身分地位的女性竟然出書」這句豐特乃爾說明故友因著作意外出版而無辜受辱的理由，其實是一塊用來掩蓋侯爵夫人承受拉利維耶爾歧視其出身的「遮羞布」。

## (二)性別歧視與出身歧視

「一位有身分地位的女性竟然出書」一語，指涉等級觀階層社會貴族所應遵守的行為準則，和父權話語體系下身為女性所應服膺的性別規範，確實存在於近代早期的法國社會。但是，僭越規約的事例、方法和途徑也同時並存。首先，十七世紀以尚禮君子、尚禮女士自居的男女貴族作家，早已採用業餘寫作和匿名發表等不損其身分、地位的方式，與專家學者、鬻文為生之職業作家有所區隔，又得以涉足文學出版領域。其次，十八世紀初期世家大族重返政治決策圈，以及貴族社交娛樂不時興文學寫作之際，豐特乃爾等響應笛卡爾、培爾(Pierre Bayle, 1647-1706)思辨舊式知識和價值體系的文士們，積極透過官方學術院提升自身社會價值和地位，建立專業自主性。這些正在取代貴族主導文學議題和智識運動的文人哲士們，不僅接受隆貝爾夫人的照顧和協助，也構成沙龍女主人寫作交流的核心圈，以及其作品價值的共鳴箱和宣傳圈。再從隆貝爾夫人寫給兒子的家訓書數度匿名刊登於文學刊物，以及寫給女兒的家訓書之印行取得拉利維耶爾的肯定與支持等事實來看，隆貝爾夫人成功地讓包含貴族在內的社會菁英接納她以賢德母親形象，和象徵貴族家風傳承的家訓書文類，涉足文學出版領域。

隆貝爾夫人不僅在出版實踐上擺脫「一位有身分地位的女性竟然出書」的規約束縛，也在自我價值的論述層面上，撰寫為女性求知和寫作辯護的〈婦女新省思〉一文。她在該文對於巴黎上層社會吹起嘲

諷女性求知和寫作的歪風，表達遺憾之意：「前些日子有幾部高貴婦女寫的小說問世。這些作品和它們的作者一樣賞心悅目；除了給予掌聲讚美，還能說什麼呢？卻偏偏有人無視這些作品的優美典雅，反而投諸訕笑和嘲諷。」<sup>85</sup>她憂心地指出，此股歪風造成女性為了避免被人譏諷為「荒謬可笑」（“ridicule”）、「學究氣」（“pédanterie”），寧可放棄有益個人和社會的求知與寫作活動，鎮日無所事事或縱慾享樂。<sup>86</sup>她甚至認為，莫里哀(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筆名 Molière)的劇作《有學問的婦女》(*Les Femmes savantes*)，是造成愛智女性遭受羞辱的始作俑者。<sup>87</sup>

事實上，莫里哀的《有學問的婦女》在 1672 年首度於宮廷劇場上演前，出版市場已有一系列嘲諷上層社會女性求知和寫作之可笑行徑和野心的作品，並稱這類女性為「矯揉造作女」。<sup>88</sup>莫里哀回應此股「矯揉造作女」風潮的劇作，除了《有學問的婦女》，還有分別在 1659 年、1661 年於宮廷劇場上演的《矯揉造作女》(*Les Précieuses*)和《女子學校》(*L'École des Femmes*)。再者，在法國近代早期漫長的三百年期間，歧視女性知性能力、羞辱求知女性的言說話語不曾止息，並非如隆貝爾夫人所言，為某一時期出現的歪風。故莫里哀和其《有學問的婦女》遠非此歪風的始作俑者。不過，從「女性爭論」(“la Querelle des Femmes”)文學自中世紀晚期以降的發展歷史來看，法國社會上為女性辯護的聲音

<sup>85</sup> Robert Grandroute, ed.,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214.

<sup>86</sup> Robert Grandroute, ed.,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214-215.

<sup>87</sup> Robert Grandroute, ed.,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215.

<sup>88</sup> 其中最暢銷之作，有仆爾神父(Michel de Pure, abbé, 1620-1680)的《矯揉造作的女人》(*La Précieuse*, 1656)，以及索瑪伊茲(Antoine Baudeau de Somaize)分別於 1660 年和 1661 年出版的《矯揉造作女大辭典》最為暢銷。這兩部辭典全名為 *Le Grand Dictionnaire des Précieuses, ou la Clef de la Langue des Ruelles* 以及 *Le Grand Dictionnaire des Précieuses, Historique, Poétique, Géographique, Cosmographique, Chronologique et Armoirique*.

也從未間斷，包含遭遇拉利維耶爾力阻出版的〈婦女新省思〉。<sup>89</sup>

拉利維耶爾藐視女性知性能力的性別歧視態度，可從他批評隆貝爾夫人任由她的院士賓客「發表她自己聽不懂的論文」，以及對〈婦女新省思〉提出的「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學習知識」主張嗤之以鼻，略知一二。<sup>90</sup>在「女性爭論」文學史上，拉巴爾(François Poulain de la Barre, 1647-1723)是第一位提出兩性才智能力平等主張的作者。不同於文藝復興時期和十七世紀初期，反對或是支持女性的論點主要的爭議點在於兩性孰優孰劣，<sup>91</sup>拉巴爾在 1673 年出版的《論兩性平等》(*De l'Égalité des Sexes*)書中，駁斥社會上立基於性別偏見的制度和價值，主張女性若非被排除於正規教育之外，她們與男性一樣具備擔任公職的能力。<sup>92</sup>隆貝爾夫人在〈婦女新省思〉中為女性求知和寫作辯護，遠不及拉巴爾對於社會制度的尖銳批判，但她用了控訴和質問等攻擊性語氣，指責男性壓

<sup>89</sup> 在學術史上，十九世紀晚期史家首次採用「女性爭論」一詞，考察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有關女性社會地位和角色的文學作品：Eliane Viennot, "Revisiter la 'Querelle des femmes'. Mais de quoi parle-t-on?," in *Revisiter la "Querelle des Femmes": Discours sur l'Égalité/Inégalité des Sexes, de 1750 aux lendemains de la Révolution*, eds. Nicole Pellegrin and Eliane Viennot, 9, 7-29. 有關十六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期的「女性爭論」文學，詳見 Linda Timmermans, *L'Accès des Femmes à la Culture (1598-1715). Un Débat d'Idées de Saint François de Sales à la Marquise de Lambert*.

<sup>90</sup> Henri François de La Rivière,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288, 290.

<sup>91</sup> 如在十七世紀初期 Jacques Olivier 以字母順序羅列女性缺點，出版 *Alphabet de l'Imperfection et Malice des Femmes* (1617)，隔年，le chevalier de l'Escale 在他的 *Champion des Femmes* 羅列女性優點，反駁前書論點。

<sup>92</sup> François Poulain de la Barre, *De l'Égalité des Sexes. Discours Physique et Moral, où l'on voit l'Importance de se Défaire des Préjugés*. 有關拉巴爾兩性平等觀的分析，參閱 Geneviève Fraisse, "Poulain de la Barre ou le procès des préjugés," in *Les Femmes et leur Histoire*, 37-64.

抑女性不得「閱讀好書」、「學習知識和藝術」和「寫作詩文」，對於社會道德風氣造成負面影響。<sup>93</sup>她早在拉利維耶爾讚譽的家訓書中，為女兒設計一幅結合古典人文學和新自然哲學的教育藍圖。她以年輕人自我成長需要「堅實可靠的知識」(“sciences solides”)，作為閱讀非宗教性書籍的正當理由，建議女兒除了接觸人文學者重視的古希臘、羅馬史以及延伸性的本國史著，還可以進一步涉獵西塞羅等古代賢者的道德哲思論著，並認識一些有助「思惟表達精確、想法條理明白和正確思考」的「新哲學」。<sup>94</sup>

有關女性求知議題，拉利維耶爾對〈婦女新省思〉的批評和他支持家訓書出版之間態度矛盾。此外，他的歧視言論不只涉及性別的優劣。隆貝爾夫人在〈婦女新省思〉中，以理性思維去思辨品味美學和

<sup>93</sup> Robert Granderoute, ed.,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217, 218, 219. 隆貝爾夫人在文中多處以女性全體之名，控訴和質問男性宰制，例如她說：「男人對於女人施加的權威，憑藉的不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而是他們的權勢力量；但女人面對他們的宰制，只有讓自己的美貌和品德臣服其下。」(p. 215)「女人需要說出：男人是多麼的專制！他們竟然要我們捨棄自己的腦袋和感情！」(p. 217)「女人難道不能跟男人這麼說：你們憑什麼阻止我們學習知識和藝術？」(p. 218)

<sup>94</sup>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Avis d'une Mère à son Fils et à sa Fille*, 142. 費耐隆在《論少女教育》書中倡導社會重視少女教育，允許女孩涉獵宗教性質以外的「世俗性內容的書籍」(livres profanes)，如古希臘和羅馬史、法國史這類有助她們厭惡「戲劇和小說」的書籍。見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Traité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et Dialogues sur l'Éloquence*, ch. XII, 129-131. 隆貝爾夫人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建議閱讀人文學教育重視的道德哲思性書籍，以及在上層社會蔚為風尚的新科學知識。有關費耐隆和隆貝爾夫人在少女教育更系統性的比較分析，參見 Robert Granderoute,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aux ‘Avis d’une mère à sa fille’: Fénelon et Madame de Lambert,” 15-30.

知識真理之間的差異。<sup>95</sup>看在拉利維耶爾眼裡，隆貝爾夫人極度欠缺高貴人士與生俱來的品味鑑賞能力，完全無法辨識「好、優良和完美之間的差異」。<sup>96</sup>他指責隆貝爾夫不思親近有助提升自身品味的高貴人士，反而與院士學者一起把她的沙龍改裝成「才智事務所」(“Bureau d’esprit”)，甚至寫出〈婦女新省思〉這樣一篇文筆「冷感無情」、內容「荒謬可笑」、嚴重抵觸社交禮節的文章。<sup>97</sup>拉利維耶爾在否定隆貝爾夫人的品味鑒賞力，歧視其出身並予以羞辱之餘，更放話警告她在〈婦女新省思〉一文，以道德代言人姿態所批評的不涉足知性活動的貴族圈女性們，「被這本小書激怒了，準備用荒謬可笑來回擊作者」。<sup>98</sup>

對於肯定女性求知和寫作價值的隆貝爾夫人而言，拉利維耶爾為阻止她出版〈婦女新省思〉而表露的性別偏見態度，應該不是造成她感受羞辱、丟臉並試圖掩蓋事實真相等心理反應的原因，而是他歧視其出身的侮辱。<sup>99</sup>針對貴族團體內部的區隔問題，埃利亞斯(Nobert

---

<sup>95</sup> Robert Grandroute, ed., *Madame de Lambert-Ceuvres*, 219-221.

<sup>96</sup> Henri François de La Rivière,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287.

<sup>97</sup> Henri François de La Rivière,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290.

<sup>98</sup> Henri François de La Rivière,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26.

拉利維耶爾在另一封寫於 1736 年的信中，談及〈婦女新省思〉一事時，卻只提到自己個人反對隆貝爾夫人出版該文。

<sup>99</sup>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等黑人女性主義者主張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取代單一的性別分析視角探究女性生命經驗涉及的複雜的社會關係，呼籲學界將種族、階級、族裔等權力關係納入婦女與性別研究之中。本文由於兼顧觀察和剖析沙龍女主人、文人學者和貴族三方的互動關係，始辨識出隆貝爾夫人在〈婦女新省思〉出版風波中蒙受拉利維耶爾施加性別和出身雙重歧視的事實。有關交織性研究的討論，參見 Sumi Cho,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and Leslie McCall, “Toward a Field of Intersectionality Studies: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Praxis,” 785-810.

Elias)在《宮廷社會》(*La Société de Cour*)透過聖西蒙公爵《回憶錄》等文獻，分析十七世紀法國宮廷貴族建立在出身血統和世系久遠的排行優先順序(*l'ordre des préséances*)、品味鑑賞力優劣等象徵價值的競爭行為與思惟模式。<sup>100</sup>晚近有關貴族的研究，已經從社會史角度指出十八世紀法國第二等級成員，多數是如隆貝爾夫人或達榮松等出身富有、與貴族聯姻或捐官封爵的外省布爾喬亞。<sup>101</sup>此外，學者們也在埃利亞斯的研究基礎上，從文化史角度探究宮廷貴族的社會區隔，<sup>102</sup>或是透過莫里哀戲劇一窺法國社會流動和互動中性別和出身歧視的緊張關係。<sup>103</sup>然在這

100 本文參考的法文譯本是由 Roger Chartier 做導讀的版本：Nobert Elias, *La Société de Cour*.

101 Daniel Roche,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369.

102 參見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Jean-François Fitou, *Saint-Simon ou le Système de la Cour*.

103 有關莫里哀在劇作中再現貴族和布爾喬亞之間存在社會區隔，以及這兩種分屬不同社會位階的觀眾群，對於莫里哀劇作的接受反應的討論，參見 Roger Chartier, “De la fête de cour au public citadin,” in *Culture Écrite et Société. L'Ordre des Livres (XIV<sup>e</sup>-XVIII<sup>e</sup> siècles)*, 155-204. 根據 Chartier 的分析，莫里哀面對宮廷劇院的貴族觀眾群，擅長將倣效上流社會儀態舉止和生活風格、卻醜態百出的鄉下貴族和「外省人」(*gens de province*)設定為丑角。Jonathan Dewald 分析莫里哀《喬治·唐丹》(*George Dandin*)劇中貴族女性拒絕下嫁暴發戶的情節和對話，顯露貴族和布爾喬亞觀眾在面對女性自主要求上，有共同的焦慮感，說明莫里哀劇作提供跨越社會階層差異的共同觀劇體驗，見 Jonathan Dewald, “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 221-240. 不過，Jonathan Dewald 的論證欠缺考慮莫里哀需要兼顧觀眾的性別差異，尤其宮廷貴族女性的觀劇感受。Myriam Maître 針對莫里哀的《矯揉造作女》、《女子學校》、《有學問的婦女》三劇，討論莫里哀劇以模糊出身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方式，嘲笑不懂合宜學習知識和涉足文學活動的布爾喬亞女性為「矯揉造作女」和「有學問的女人」，參見 *Les Précieuses, Naissance des Femmes de Lettres*, 109-114, 296-299, 491-493, 595-596.

些研究中，甚少討論被歧視的鄉下貴族(*les gentilshommes campagnards*)或是新晉貴族的回應與行動。在本文分析的例子裡，隆貝爾夫人採取重金阻擋〈婦女新省思〉出版的「英雄式」行動，向羞辱她的人宣示她不容置疑的貴族身分和捍衛個人榮譽的決心，並在解釋行動緣由時，以蒙受「一位有身分地位的女性竟然出書」的不白之冤為說詞，掩蓋她難以言明的出身歧視之恥辱。

## 五、結語

巴黎上流社交圈的貴族女性是否如拉利維耶爾所言，被〈婦女新省思〉一文「激怒」，「準備用荒謬可笑回擊作者」呢？由於缺乏其他證人和證詞，本文存疑。<sup>104</sup>在隆貝爾夫人阻擋〈婦女新省思〉印製發行之後，市面上旋即出現盜版，<sup>105</sup>甚至有倫敦發行的版本回流歐洲，加入銷售競爭。<sup>106</sup>直到她離世前，該文不只在出版市場上享有能見度，相應而生的文學評論也予以正面評價。<sup>107</sup>拉利維耶爾在隆貝爾夫人生

<sup>104</sup> 此外，拉利維耶爾對於誰反對〈婦女新省思〉出版的說法並不一致。他在 1728 年的信中表示有貴族圈女性反對，但在 1736 年的信中，卻沒有提到貴族圈人士，只說自己反對該文出版。

<sup>105</sup> 在無標示時間和地點的盜版本中，有一部與 1727 年巴黎書商樂伯東版本相同的書籍。荷蘭海牙書商更改原書名，出版 *Métaphisique d'Amour, par Madame la Marquise de L.*

<sup>106</sup> 在倫敦刊印的版本除了有英譯版 *New Reflexions on the fair sex*，也有法文版 *Réflexions nouvelles sur les femmes, par une dame de la Cour de France*。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書商 Pierre Humbert 根據 1730 年版，再加入家訓書，出版 *Réflexions nouvelles sur les femmes et lettres sur la véritable éducation par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sup>107</sup> 如 *Lettres sérieuses et badines*, t. III, 316-323. *Journal littéraire de La Haye*, t. XV, 253-262. *Le Nouvelliste du Parnass*, t. I, 15-17. 相關討論，參見 Robert Grandroute, "Réflexions nouvelles sur les femmes. Notice," in *Madame de*



命垂危之際，重新登門探訪，依舊以上位者和指導者的姿態，力阻她向一位以熱衷「知性」為名的神父行臨終告解禮，甚至建議她把文稿交由他保管和處理。根據拉利維耶爾的說法，他第一個要求未被採納，第二個要求則取得她口頭應允。<sup>108</sup>實際上，隆貝爾夫人將文稿托付給豐特乃爾。在她逝世十餘年後，豐特乃爾終於在 1747 年協助瑞士書商布斯該(Marc-Michel Bousquet, 1696-1762)出版了《隆貝爾夫人作品集》。<sup>109</sup>考量〈婦女新省思〉於風波平息後的出版情形和取得好評的事實，以及隆貝爾夫人臨終前的文稿遺物安排，本文認為，即便拉利維耶爾的批評曾在他的朋友圈引發些許應和之聲，但終究未成為當時社交界和文學界的主流意見。

鑑於學界對於沙龍女性出版趨向衰退的說法，欠缺統計調查以證實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消長變化，本文重新解讀過去史家用於佐證隆貝爾夫人生前既不知情也不同意出版著作的史料文獻。本文首先從達榮松的「學者與尚禮雅士」用語著手，說明十八世紀取代貴族主導文學寫作和輿論議題的文士學者，是塑造隆貝爾夫人「聲名顯赫」形象的推手。他們自十七世紀晚期藉由學術院院士職銜逐漸提升社會地

---

*Lambert-Œuvres*, 205-211.

<sup>108</sup> 拉利維耶爾不滿隆貝爾夫人拒絕更換告解神父，批評她臨死之前都擺脫不了「知性病」(“maladie de l’esprit”)，見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289-290.

<sup>109</sup> 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rassemblé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on y a joint diverses pièces qui n’ont point encore paru. Avec un agrégé de sa vie*. 布斯該在書中向讀者保證，他為了編輯作品集，特地徵詢「聲名顯赫的豐特乃爾先生——隆貝爾夫人的摯友」，並說明豐特乃爾「從書櫃拿出這些值得刊印的文稿」並提供其他相關協助之後，允許他將前述過程公諸於世。見 Marc-Michel Bousquet, “Avertissement,” in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XIX.

位和聲望，與此同時，獨尊貴族的尚禮君子典範則式微。本文透過梳理十七世紀男女貴族作家建立以業餘寫作、匿名發表等不損其身分和地位的方式涉足文學出版領域的歷史脈絡，得以指正過去研究從貴族身分規範角度解釋隆貝爾夫人拒絕出版之舉，不但簡化個別貴族作家實際的文學出版經驗，也缺乏關照貴族團體視文學交流為社交活動的時髦娛樂的面向。

誠如威亞拉(Alain Viala)的研究所示，十七世紀貴族社交聚會雖然風行詩文寫作、品賞文學，但將自己的著述付諸出版遠非上層社會婦女普遍的作為和經歷。<sup>110</sup>隆貝爾夫人的例子尤其說明，不論是在十七世紀抑或十八世紀，一位選擇出版著述的沙龍女主人於遵循匿名發表等業餘作家慣例的過程中，除了從自身社交網絡和人脈關係尋求支持與共鳴，還須因應宮廷政治局勢以及貴族社交娛樂風氣的轉變，或是暫緩出版，或是調整策略。從路易十四王統治末期到奧爾良公爵攝政這段期間，貴族文風趨弱，但是，隆貝爾夫人寫給子女的家訓書經由院士友人們多年的宣傳與私下傳閱抄本，終於在 1726 年間相繼以期刊版和單行本形式問世，且取得貴族圈和文人圈的廣泛好評。豐特乃爾為隱藏隆貝爾夫人在〈婦女新省思〉付梓期間遭受拉利維耶爾夾帶出身歧視之惡意攻擊的事由，特意在贊詞中強調她是由於家訓書意外出版，無辜招攬「一位有身分地位的女性竟然出書」的非議而撤稿。隆貝爾夫人生前親自授意的這番事關出版風波始末的解釋說詞，搭配其阻止書商印製發行的作為，由於切合守舊貴族擁護之社交禮節與婦德規範，成功消除風波可能造成其名聲受損的傷害。然而，隆貝爾夫人臨終前委託豐特乃爾代管文稿之舉，則透露她從未放棄著述付梓的心願與意志。

隆貝爾夫人案例說明，十八世紀記載沙龍女作家之出版經歷的敘

---

<sup>110</sup> 參見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245.

事本身遠非不證自明的事實載體。本文從作者的社交網絡和人際關係切入，剖析其不得明說之出版意圖的實踐軌跡和途徑，以及遭逢挫折的心境與對策，期盼為十八世紀沙龍女性出版史提供新的問題視野與研究方法。

(本文於 2017 年 9 月 28 日收稿；2018 年 1 月 25 日通過刊登。  
本期原訂 2018 年 3 月出刊，因故延至 2018 年 7 月出刊。)

\* 本研究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劃編號：97-2410-H-002-053、98-2410-H-002-161)，特此致謝。文章部分內容曾以〈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女性出版史的困境與突破——作者與人際關係網絡研究〉為題，宣讀於臺大歷史學系講論會(2016 年 10 月 27 日)，及以〈印刷書、性別與政治——論法國舊制度其貴族的出版實踐〉為題，宣讀於「新絲路新思路」世界史國際學術會議(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2016 年 11 月 5 日)。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評閱、指正與建議，在此深致謝忱。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Alletz, Pons-Augustin. *L'Esprit des Femmes Célèbres du Siècle de Louis XIV et de celui de Louis XV jusqu'à Présent*, tome II. Paris: Pissot, 1768.
- Courcelles,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marquise de Lambert. *Avis d'une Mère à son Fils et à sa Fille*. Paris: Etienne Ganeau, 1728.
- Courcelles,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marquise de Lambert. *Métaphisique d'Amour, par madame la marquise de L. La Haye*: Gosse et Néaulme, 1729.
- Courcelles,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marquise de Lambert. *New Reflexions on the Fair Sex*. London: John Lockman, 1729.
- Courcelles,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marquise de Lambert. *Réflexions Nouvelles sur les Femmes, par une Dame de la Cour de France*. London: J.-P. Coderc, 1730.
- Courcelles,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marquise de Lambert. *Réflexions Nouvelles sur les Femmes et Lettres sur la Véritable Éducation par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Amsterdam: Pierre. Humabert, 1732.
- Courcelles, 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marquise de Lambert.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rassemblé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on y a joint diverses pièces qui n'ont point encore paru. Avec un Agrégé de sa Vie*, edited by Marc-Michel Bousquet. Lausanne: Marc-Michel Bousquet et Compagnie, 1747.
- Courcelles, Anne-Thérèse de Marguenat de, marquise de Lambert. *Œuv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Lambert, avec un Abrégé de sa Vie, Nouvelle Édition*. Paris: Veuve Ganeau, 1748.
- Cousin, Victor. "Les femmes Illustres du XVII<sup>e</sup> siècle."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tome V, 15 Janvier 1844, 193-203.
- Cousin, Victor.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VII<sup>e</sup> Siècle d'après le Grand Cyrus de Mlle de Scudéry*. Paris: Didier, 1858.
- d'Alembert, Jean le Rond. "Éloge de Sacy." In *Éloges lus dans les Séances Publique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edited by M. d'Alembert, 209-234. Paris: Panckoucke et

- Moutard, 1779.
- d'Arconville, Marie-Geneviève-Charlotte Thiroux. *Traité de l'Amitié*. Paris: Jean Desaint et Charles Saillant, 1761.
- d'Argenson, René Louis de Voyer de Paulmy. *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is d'Argenson* v. I. Paris: chez la veuve de J. Renouard, 1859.
- d'Hauterive, André-François-Joseph Borel. "Notice historique et généalogique sur la maison de Nicolay." In *Annuaire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 et des maisons souveraines de l'Europe*, vingt et unième année, 202-205. Paris: Bureau de la Publication, 1864.
- Faret, Nicolas. *L'Honnête Homme, ou l'Art de Plaire à la Cour*. Paris: Toussaints du Bray, 1630.
- Fontenelle, Bernard Le Bouyer de. "Morts de Personnes Illustres." In *Mercure de France*, Juillet 1733, edited by Antoine de Laroque, 1843-1848. Paris: Guillaume Cavelier et La veuve Pissot, 1733.
- Fraisse, Geneviève. "Poullain de la Barre ou le procès des préjugés," In Geneviève Fraisse, *Les femmes et leur histoire*, 37-64.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98.
- Goncourt, Edmond de, et Jules de Goncourt, "La Société. Les Salons." In Edmond de Goncourt, et Jules de Goncourt, *La Femm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39-90. Paris : 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Frères, 1862.
- Lambert, Claude-François. *Histoire littéraire du Règne de Louis XVI*, tome III, Livre 9. Paris: Perault, 1751.
- La Mothe-Fénelon,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Traité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et Dialogues sur l'Éloquence*. Paris: Léon Techener fils, 1869.
- La Porte, Joseph de. *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Femmes Françaises ou Lettres Historiques et Critiques contenant Ouvrages des Femmes qui se sont distinguée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ome II. Paris: Lacombe, 1769.
- La Rivière, Henri François de. *Lettres choisies de Monsieur de la Rivière, gendre de M. le comte de Bussi-Rabutin*, tome II. Paris: Debure l'aîné, 1751.
- L'Escale, le chevalier de, *Le Champion des Femmes qui soutient qu'elles sont plus nobles, plus parfaites, et en tout plus vertueuses que les hommes contre un certain Misogynès anonyme auteur et inventeur de l'imperfection et malice des femmes*. Paris: La veuve M. Guillemot, 1618.

- Maubuy, Jean-Zorobabel Aublet de. *Les Vies des Femmes Illustres et Célèbres de la France*, tome IV. Paris: Grangé et Dufour, 1764.
- Montagne, Michel de, and Alexandre Micha. "De l'Amitié." In Michel de Montagne, *Essais*, edited by Alexandre Micha, Livre. I, Chap. XXVII, 231-242.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 Noël, Eugène. "Conférence sur Fontenelle." In *La philosophie positive Revue*, n 4, janvier-février 1876, edited by É. Littré, G. Wyrouboff, 449-464; 454.
- Olivier, Jacques. *Alphabet de l'Imperfection et Malice des Femmes, dédié à la plus Mauvaise du Monde*. Paris: Jean Petit-Pas, 1617.
- Poulain de La Barre, François. *De l'Égalité des Sexes. Discours Physique et Moral, où l'on voit l'importance de se défaire des préjugé*. Paris: Jean Dupuis, 1673.
- Pure, abbé Michel de. *La Prétieuse ou le Mystère des Ruelles, dédiée à telle qui n'y pense pas*, 4 vol. Paris: Pierre Lamy, 1656-1658.
- Rouvroy, Louis de, duc de Saint-Simon. *Mémoires de Saint-Simon, présenté par Didier Hallépée*, v. 11(1722-1723). Paris: Carrefour du Net, 2011.
- Sacy, Louis Silvestre de. *Traité de l'Amitié*. Paris: J. Moreau, 1703.
- Sacy, Louis Silvestre de. *Œuvres de Mr de Sacy,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contenant les Pline le jeune. Lettres de Pline le jeune, le Panégyrique de Trajan, par le même Pline, et le Traité de l'Amitié*. Paris: la Compagnie des libraires, 1722.
- Sainte-Beuve, Charles-Augustin. *Portraits Littéraires*. Paris: Dider, 1844.
- Sainte-Beuve, Charles-Augustin. *Portraits de Femmes*. Paris: Didier, 1852.
- Sainte-Beuve, Charles-Augustin. *Galerie de Femmes Célèbres tirée des Causeries du Lundi*.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62.
- Saint-Hyacinth, Thémiseul de. *Recueil de divers écrits sur l'Amour et l'Amitié, la Politesse, la volupté, les sentiments agréables, l'esprit et le cœur*. Paris: Veuve de Noël Pissot, 1736.
- Somaize, Antoine Baudeau de. *Le Grand dictionnaire des prétieuses, historique, poétique, géographique, cosmographique, chronologique et armoirique*. Paris: J. Ribou, 1661.
- Sorel, Charles. *De la Connaissance des Bons Livres, ou Examen de Plusieurs Auteurs*. Paris: André Pralard, 1671.

## 二、近人論著

- 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臺北，2008)，頁 257-314。
- 秦曼儀，〈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拉侯什傳科公爵的《道德箴言錄》與巴黎菁英讀者〉，《臺大歷史學報》，55(臺北，2015)，頁 1-65。
- 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5。
- Beauguitte, Laurent, "L'Analyse de Réseaux en Sciences Sociales et en Histoire: Vocabulaire, Principes et Limites." In *Le Réseau. Usages d'une Notion Polysémique en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dited by Rosemonde Letricot, Mario Cuxac, Maria Uzcategui, Andrea Cavalette, 9-24. Louvain-la-Neuve (Belgiqu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2016.
- Bourdieu, Pierre.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2.
- Bouzinac, Geneviève Haroche. "Le Marquis d'Argenson, 'Secrétaire d'Etat dans la République de Platon'." In *De l'Homme de Lettres au Philosophe des Lumières. Du Sens de la Mission au Doute*, edited by Jean-Jacques Tatin-Gourier, Thierry Belleguic, 17-36. Paris: Editions Le Manuscrit, 2011.
- Broomhall, Susan. *Women and the Book Trade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Burlington (USA):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Chartier, Roger. "De la fête de cour au public citadin." In *Culture Écrite et Société. L'Ordre des Livres (XIV<sup>e</sup>-XVIII<sup>e</sup> siècles)*, 155-204. Paris: Albin Michel, 1996.
- Cho, Sumi,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and Leslie McCall. "Toward a Field of Intersectionality Studies: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Praxi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8, no. 4 (2013): 785-810.
- Collet, Anne, and Louise D'Arcens, eds. *The Unsociable Sociability of Women's Lifewrit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Craveri, Benedetta. *L'Âge de la Conversation*. Paris: Gallimard, 2001.
- Darnton, Robert.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1992.
- Darnton, Robert.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In *The Darnton Debate*:

-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Haydn T. Mason, 251-294.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9.
- DeJean, Joan. *Fictions of Sappho 1546-1937*.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DeJean, Joan. *Tender Geographies: Wom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ovel in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Dewald, Jonathan. "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1 no. 2 (1998): 221-240.
- Dulong, Claude. "De la Conversation à la Création." In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ome 3, edited by Natalie Zemon Davis and Arlette Farge, 403-425. Paris: Plon, 1991.
- Robert, Elias. *La Société de Cour*.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Pierre Kamnitzer et par Jeanne Etoré. Préface de Roger Chartier. Paris: Flammarion, 1985.
- Faure, Constance. *La Banqueroute de Law*. Paris: Gallimard, 1977.
- Febvre, Lucien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58.
- Fumaroli, Marc. "Les abeilles et les Araignées." In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7-218. Paris: Gallimard, 2001.
- Godineau, Dominique. "La femme." In *L'Homme des Lumières*, edited by Michel Vovelle, 431-466. Paris: Seuil, 1996.
- Goldsmith, Elizabeth C. *Exclusive Conversations: The Art of Interac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 Goodman, Dena.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Granderoute, Robert. "Avis d'une Mère à son Fils et à sa Fille. Notice." In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edited by Robert Granderoute, 33-35. Paris: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1990.
- Granderout, Robert.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aux 'Avis d'une Mère à sa Sille': Fénelon et Madame de Lambert."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no. I (1987): 15-30.
- Green, Karen. *A History of Women's 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 17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Grell, Chantal. "France et Angleterre: l'Héritage du Grand Siècle." In *L'Éducation des Jeunes Filles Nobles en Europe: XVII<sup>e</sup>-XVIII<sup>e</sup> Siècles*, edited by Chantal Grell, Arnaud Ramière de Fortanier, 9-30.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2004.
- Harouel, Jean-Louis. "Chambres des Comptes." In *Dictionnaire du Grand Siècle*, edited by François Bluche, 292-293. Paris: Fayard, 2005.
- Harth, Erica. *Cartesian Women: Versions and Subversions of R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Old Regi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arth, Erica. "Fontenelle and the Ladies." In *Cartesian Women: Versions and Subversions of R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Old Regime*, 123-167.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arth, Erica. "The Salon Women Goes Public... or Does She?," In *Going Public. Women and Publishing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dited by Elizabeth C. Goldsmith and Dena Goodman, 179-193.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esse, Carla.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How French Women Became Moder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eyden-Rynsch, Verena von der. *Salons Européens, les Beaux Moments d'une Culture Féminine Disparue*. Paris: Gallimard, 1992.
- Landes, Joan.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Lanza, Janine M. "Law in Early Modern France." In *From Wives to Widows in Early Modern Paris. Gender, Economy, and Law*, 21-50.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USA: Ashgate, 2007.
- Lilti, Antoine.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5.
- Maître, Myriam. *Les Précieuses, Naissance des femmes de lettres en France au XVII<sup>e</sup> Siècl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0.
- Marchal, Roger. *Madame de Lambert et son Milieu*.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1991.
- Newan, Mark E.J. *Network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errot, Etienne, et Benjamin Sabler, eds. *Madame Guyon et Fénelon, la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avec un Choix de Poésies Spirituelles*. Paris: Dervy, 1982.
- Picco, Dominique, Carole Carribon, Delphine Dussert-Galinat, Bernard Lachaise and Fanny

- Bugnon, eds. *Réseaux de Femmes, Femmes en Réseaux (XV<sup>e</sup>-XX<sup>e</sup> siècles)*, Bordeaux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2017.
- Roche, Daniel.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Fayard, 1993.
- Russell, Gillian, and Clara Tuite, eds. *Romantic Sociability: Social Networks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Britain 177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Timmermans, Linda. *L'Accès des Femmes à la culture (1598-1715). Un Débat d'Idées de Saint François de Sales à la Marquise de Lambert*. Paris: Honoré Champion Editeur, 1993.
- Veysman, Nicolas. *Mise en Scène de l'Opinion Publ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des Lumières*.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4.
- Viala, Alain.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 Viennot, Eliane. "Revisiter la 'Querelle des Femmes' Mais de Quoi Parle-t-On?." In *Revisiter la 'Querelle des Femmes': Discours sur l'Égalité/Inégalité des Sexes, de 1750 aux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 edited by Nicole Pellegrin and Eliane Viennot, 7-29. Saint-Etienn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Etienne, 2012.
- Wilson-Chevalier, Kathleen, and Eugénie Pascal, eds. *Patronnes et Mécènes en France à la Renaissance*. Saint-Etienn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Etienne, 2007.

##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Public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Salon Women: Madame de Lambert, Aristocrats, and Men of Letters**

Man-yi Ch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odes of circu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iterary works written by Madame de Lambe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rough h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networks—the salon. During the French Old Regime, aristocratic women held salons which acted as places of sociability for elites within Parisian society in their own residences. By considering an epistemological viewpoint, this paper first questions the dominant perspective held by historians that the publications of these “salon women” were in decline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dame de Lambert’s social circles and the circumstances pertaining to her capacity to publish her work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elements: shifts in court politics, the changes in aristocratic groups, and the rising social status of men of letters. Finally, considering her refusal to publish her literary works as well as the differing accounts—made by her and others—as to why, one is able to note how Madame de Lambert responded to prejudices relating both to her sex and to her social origins at the time when she accomplished her intellectual self-improvement through practices of salon discussio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Keywords:** Madame de Lambert, French salon women, aristocrats, publishing history, Académie Française